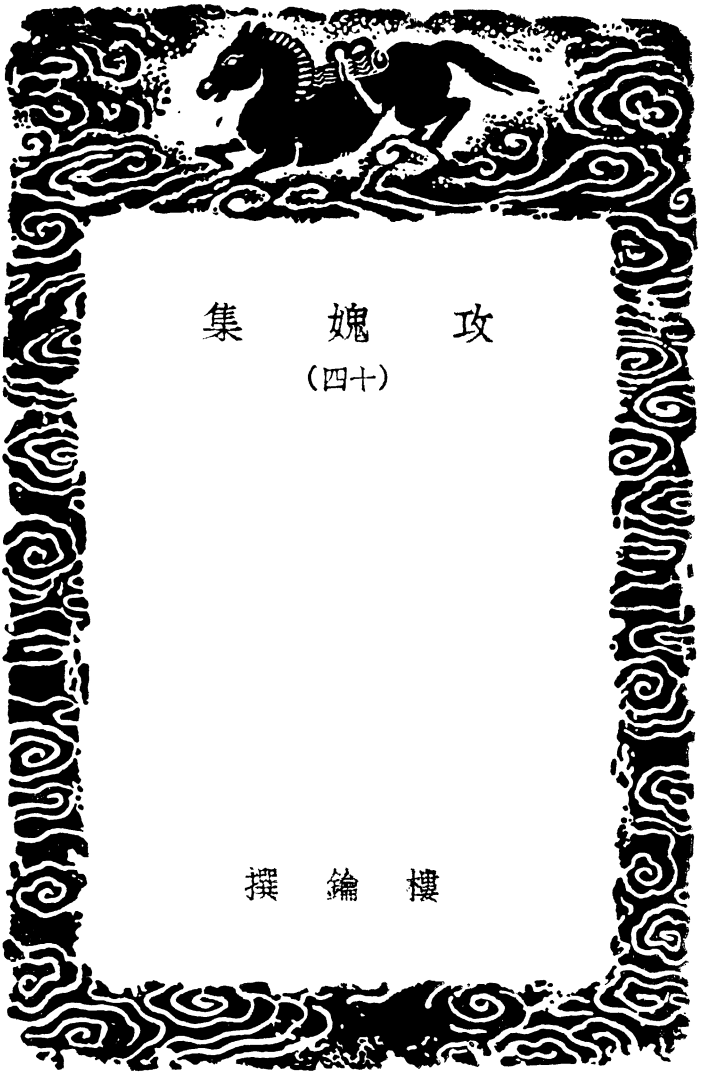
攻媿集 一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攻媿集

（四十）

樓鑰撰

攻媿集卷七十八

題跋

跋欲書

蜀隆州有山名跨鼇。郡人李公新號跨鼇先生。有書一編名欲書。觀物先生張公行成跋云方言曰。欲、倦也。丁度謂字或作飢。故司馬相如云。窮極倦飢。而釋者亦云倦飢。疲憊也。先生之書以欲名。蓋示其倦游不睎時用也。余考之集韻。二十陌有欲字。與劇同音。注引方言。倦也。然則此書之名。音從劇。義則倦。跨鼇之意。不過此爾。然說文解字無欲而有飢。集韻。欲。胡官切。饑欲、亭名。在上谷。饉。謨官切。說文解字。飢。其虐切。相踦飢也。二字若不類。而俗書足以相亂。欲從山谷之谷。彈丸之丸。則是欽宗廟諱嫌名第三十六字。止是亭名。別無義可取。跨鼇卒于宣和之末。故不以靖康之嫌名爲避。飢從谷。亦其虐切。口上阿也。從口。上象其理。卻紿皆從此。俗書與山谷之谷無別。扤。己逆切。持也。象手也。集韻云。隸變爲丸。執孰等之丸。恐筑之凡。皆當从扤。俗書與丸凡無別。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徼飢受詘。曰窮極倦飢。俱音劇。倦。欲。疲憊也。而說文飢字。徐鍇通釋亦引上林賦徼飢受屈。謂以力相踦角。徼要極而受屈也。飢、竭戟切。飢、其虐切。聲亦相近。疑卽飢字也。跨鼇之書。不應取踦飢之義。正用方言上林賦倦飢之意耳。區區雖若辭費。詳考及此。

因併見之。以俟好古者。癸未申同年錫赴宏詞。多用奇字。已在選中。正用倦飢字。而有司以爲犯廟諱嫌名而罷之。過矣。

跋蘊書

余君稺編大易粹言。刊于龍舒。又自著書名曰蘊書。以八起數。或問蘊字何義。余考說文解字二字部。亟字注。敏疾也。从人、口又、二、天地也。去吏反。徐鍇通釋曰。承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之。手執之。時乎時不可失。疾也。會意。氣至切。集韻于去聲七志正引上文。而又于入聲二十四職出此字亟。蒿蓾注亦引上文。而云。或作蒿蓾。余君既擬太元潛虛以爲書。謂此字實備三才。故用之。亦務用奇字。故又加艹。第未知蓾字止用集韻爲據。雖復別見他書。其下又加木。則未之見也。嘗考去吏乃本音也。要當从去聲爲正。

跋汪季路所藏書畫

東坡西山詩

西山詩碑。止有坡、谷、張右史三篇。近歲鄧公裔孫以前輩和篇數十首相示。輒不揣。次韻附見於後。時在翰苑。仍效周益公用印章。蓋南渡來。官府印多更鑄。惟翰林院猶用承平時舊印。鑄于景德二年。蘇、鄧二公俱曾用此也。

顏魯公書裴將軍詩

魯公集中不見此詩。裴將軍不知爲誰。既言劍舞。疑爲裴旻。曾子言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

嘗從事於斯矣。初不指名爲何人。而後世皆以爲顏子不疑。此書不見姓名。其劍拔弩張之勢。非忠肝義膽不能爲。此所謂言言如嚴霜烈日。眞可畏而仰哉。

溫公倚几銘

文正公自不妄語推之。疊疊千餘言。一出於正。是以輔成元祐之治。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耳。

蔡端明吐谷渾曲

此柳河東鐃歌鼓吹曲第十篇李靖滅吐谷渾西海上曲也。忠惠公字人言愈小愈好。而大字亦足名世。瑰詞妙墨。可稱二絕。

富鄭公帖

國初襲前代之舊。士夫隔品致敬則端拜。自文忠公爲相。一切罷之。潞公嘗云。宰相事體。都被富鄭公壞了。茲觀與李待制師中書。詞謙尊而光。尤增歎仰。公在當時猶山嶽然。一趙濟敢搖之。而師中亦淺慢如此。況他人乎。

趙德甫帖

趙德甫爲金石錄二千卷。最稱精鑑。此卷謂宋公無名緤者。而黃長睿謂汲冢師春書宋人之世次曰景公緤者。昭公子。與此銘合。當以緤爲正。周緤女及敬緤亦人名。此謂仲忽以爲魯公器者。無所據。而薛尙

功謂乃說文魯字古之文字形聲假借魯公者、周公始封爲魯公、爲周公祭文王之器無疑、考古之難如此哉、

范寬雪景

范寬畫亦可模、見眞者輒能辨之、刻削窮絲髮、而行筆堅勁、鐵屋石人、無能及者、非其天性甚寬、亦不能爲此也、

燕文貴畫卷

圖畫見聞誌載燕文貴本隸尺籍、工畫山水、不專師法、自立一家規範、預玉清昭應宮之役、偶畫山水一幅、人有告都知者、因補圖畫院祇候、實爲精品、此卷不入家數、而布置精工、別有一種風氣、豈其是耶、

跋王逸老飲中八僊歌

朱巖壑跋逸老草書蘭亭禊序云、逸少作行書、逸老爲草字、外人那得知、當家有風味、逸老以草聖擅名、其爲名公稱道如許、寓居烏戍、是時先太師岐國公爲監鎭、與之往還、舊亦得其八僊歌、此本改从九从日字爲顚、蓋長史素有此稱也、羔羊居士乃其自號、聖采爲所居之堂、得柳軒豈亦其家耶、鎗隨侍時、當紹興十一二年間、猶識其人、此卷書于庚午歲、自言年七十有五、則知生于丙辰、余生于丁巳、後公六十一年、方識公時、纔五六歲、嘉定四年辛未、始見此書、則亦七十五矣、感今念昔、爲之惘然、

跋張謙中篆金剛經

謙中之篆。自成一家。近嘗跋復古編頗詳。此蓋其眞蹟也。然坡公有與趙清獻公帖云。表忠觀碑額。可用張子野之孫有書之。子野、吳興人。名先。而此云追薦亡父張三先生何耶。更當詳考。其間以祖爲但。以轉爲褥。以薩爲薛之類。是終不欲書篆法之所無也。

跋李晉明所藏書畫

文與可竹

笑字從竹從夭。而字書不述其義。李陽冰云。竹得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坡公亦曾用其說。湖州兩枝開卷一閱。眞欲向人而笑者。妙處可得而窺哉。

與可老木

廉博士宣仲以古木墨戲得名于紹興間。嘗以坡公眞筆映之。全無精采。茲見湖州老筆。又出其上。坡公有云。孰有愛其德如愛其畫者乎。

東坡漁父詞

元眞子生爲魯公客。後又爲坡、谷所稱。至隱括其詩篇大書之。其與屈靈均答問于江濱者何異耶。

東坡獲鬼章告廟文

鬼章擾邊。如唐之默啜。種誼之奇功似郝靈荃。第未知當時有詞臣如此否。翟忠惠作安南制有云。亦惟恃我朝廷爵秩。假寵有邦。用能保爾山川土田。傳祚永世。文人多稱服之。蓋出坡公之遺意。時方禁蘇氏

學而文人之傑如忠惠公亦祖其緒餘是眞不可揜矣

跋宇文廷臣所藏吳彩鸞玉篇鈔

始余讀文簫傳言吳彩鸞書唐韻事疑其不然近于汪季路尚書家見之雖不敢必其一日可辦然亦奇矣爲之賦詩且辨其爲陸法言切韻茲見楓窗宇文公所藏玉篇鈔則又過之是尤可寶也既謂之鈔竊謂如北堂書鈔之類蓋節文耳以今玉篇驗之果然不知舊有此鈔而書之耶抑彩鸞以意取之耶有可用之字而略之有非日用之字而反取之部居如今本皆以朱字別之而三字五字止以墨書字之次序亦不與今合皆不可致詰輒書前歲所與汪氏詩跋于左庶來者得以覽觀今玉篇惟越本最善末題會稽吳氏三一娘寫問之越人無能知者楷法殊精豈亦彩鸞苗裔耶

跋所書卞公祠堂記

東晉死節之士卞公爲最顯忠獻公爲之立祠忠簡公爲之作記忠肝義膽千載鼎立既成而忠獻趨召碑未及建今五十年矣忠簡之子澥將漕江左俾鎔書之將登于石鎔爲何人而敢預此顧惟平生慕卞公之節義恨不及登忠獻之門叨末第時受忠簡公深知實門下士也茲乃幸得以惡札託名于不朽故謹書之

跋趙氏所藏大士

趙君所供大士聞竹石皆廉博士宣仲之筆梵相則出于司馬參議端行廉諱布司馬諱梲皆以畫得名

于紹興初。余家亦有此像。端行併作山林。此軸得二名士各盡所長。尤可寶也。

跋胡五峰論語指南

論語一書。自昔大儒不知幾人。未有能發明仁之一字。樊遲問仁。夫子固嘗答以愛人矣。韓昌黎原道首曰博愛之謂仁。他何望焉。自伊洛二先生始發千古之祕。洙泗言仁。深見本源。茲讀指南一卷。樞密黃公、察院沈公皆深于此者。五峰斷以一言。方見二公猶有差處。一曰有心于爲仁。則曰如此立言。恐不識心。不識仁也。一曰能惡人。則或者疑焉。于是復明仁者之心曰本無所惡也。則曰只是當好惡之時。胸中元未了了也。烏得爲仁。又顏淵問仁之下有曰。人有仁不仁。心無不仁。此要約處。不可毫釐差。嗚呼。此言旨哉。此論語之本體也。然而非二公相與講貫。亦無以發五峰之言。故易以朋友講習爲說。蓋天下之說。未有過于此者。夫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蓋君子之憂。未有甚于此者。學者可不勉哉。

跋張樂全上范文正公書

范文正公講道睢陽。樂全以文受知。晏元獻公欲擇二婚。其一則富文忠公。次則樂全。樂全雖不成婚。然皆文正所薦。文正通守河中。樂全以布衣寄此書。自敍南都知奬甚深。蒲坂會府、則河中也。又曰。經術與于南郡。士林歸乎北海。北海、濰州也。文正未嘗仕于濰。亦無北海之稱。南郡亦非爲南都。恐是引用馬季長、孔文舉事。故俱不平闕。而集中卻有上北海范天章書。又有謝范天章薦應制科詩。在明道二年。又有謁青州范天章等詩。考之。乃范中丞諷也。樂全雖爲文正所知。二范俱嘗爲天章閣待制。俱嘗知青州。然

文正在明道間始爲通守而諷已爲天章文正知睦州蘇州之後始得此職又執政之後知邠鄧杭晚知青州則已疾甚樂全亦已通顯而諷正以天章守青社又實以明道二年同宋宣獻蔡文忠列薦樂全茂才異等然則集中詩及書皆爲諷而作青州在漢屬北海唐天寶曰北海郡皇朝以青北海縣置軍後升爲濰州政和始以青州爲齊郡以濰州爲北海郡此書稱北海蓋謂青州也因具列之以俟知者此書當在范氏而乃傳于女孫豈書成不及上仍藏于家耶

跋東坡備水帖

蘇少公序黃樓賦謂長公之備水有三焉水至而民不恐水大至而民不潰水既去而民益親此帖言得旨見役七千餘人蓋水去之後請增築徐城以木堤捍水衝之時熙寧七年七月河決澶淵九月水至城下帖稱二月十日則其明年元豐元年戊午也坡時年四十三筆雖未老而精彩照人可寶也

跋李莊簡公與傅樵風帖

建炎四年金陵潰卒四散三月戚方既殘廣德五月遂圍宣州鋒不可當參政莊簡李公時爲太守無兵可恃亟設方略招潰卒于郊野厚待之以爲用戚與其副竝馬近城指畫攻具公以一書傳矢射副馬前大略言戚乃凶寇天誅必加汝爲將家何至附賊二人相顧曰此間我也攻稍緩始得爲備詔遣統制巨師古劉晏率兵救之晏戰死第三帖所言巨劉爲此也嘗巡城親以鐵扇障面而賊箭正中之危機屢矣舊曾問于老校退卒而得其詳經略潘公其壻也嘗言公當危時寘匕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

保若使人取七首則我必死汝輩亦俱自戕無落賊手一日危甚果遣人至一家慟哭既而報少寬矣公誓以死守勵志如此故將士用命賊遁而城全郡人至今祠事之觀所與給事傅公手帖則所聞益信二公里人忠義相勉風節凜然皆可畏而仰哉

跋呂東萊舍人所作趙鈐轄墓表

趙侯死節九江三子相從于難父死于君子死于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殆有東晉卞氏之風劉公嘗任從班丞相沆之孫也爲之墓碑甚詳東萊紫微呂公有文章重名又爲之墓表足以傳不朽矣侯之元孫吳興使君崇規先以墓碑示惠朱晦菴跋語謂東萊碑銘今不復存當爲求之其家吳興之父道州亦自言未入石而家多故因亡其本吳興一日又過鑰曰近從臨川宗族家遂得墓表錄本且得東萊所答簽判書眞跡欲俾書墓表以補先世之遺慨然爲書且勉其併刻東萊之帖以信後世鑰何幸乃得以鄙札託名于斯

跋彭子壽甲寅奏藁幷日錄手澤

紹熙五年歲在甲寅七月甲子皇上初受內禪恭儉仁孝中外具孚勵精圖治羣賢在列曾未幾時而權臣已寖寖孽牙其間無有敢白發其端者時惟吏部侍郎彭公以舊學受眷最渥忠憤激發數其姦狀自此補外鑰在東臺同中書舍人林公繳奏至再竟不得回消長自此分矣三人之言皆驗于後而公尤爲曲突徙薪之首更化之初與林公俱召遂列邇聯獨公不及見今日爲可痛也公之子司農寺主簿欽出

奏槀及日錄手澤等見示。覽之輒爲流涕。公論既白。上恩加厚。公亦不自悼其不幸于九原矣。欽倅嘉禾，求跋其後。林公下世。亦已五年。感念疇昔。病中扶儳書此。公之德業皆已見于隧碑。不復屢書。嗚呼。子壽可以不朽矣。

跋韓熙載投吳狀

楊行密之據淮南。一傳渥。再傳隆演。徐溫已專政矣。九年。溫始進隆演爲吳王而建國。天祐十六年。始卽吳王位。改唐之天祐爲武義元年。又傳至溥。改元順義。拜溫左丞相。其子知誥爲左僕射。六年。歲在丙戌。溫雖在金陵制朝權而政已歸知誥。立延賓亭以待士。四方豪傑歸之。時中原多故。名賢宿德。皆亡身歸順。此正熙載投吳之時也。其父光嗣爲後唐明宗所殺。熙載方隱嵩丘。懼禍及而南奔。所謂司空者。非溫卽知誥。而史傳江南諸書不載其爲司空。宋齊丘雖爲司空。乃在太和六年。歲在甲午。相去九年矣。熙載文華擅一時。南唐諡以文靖。此狀雖挾戰國縱橫之氣。不脫五季萎苶之體。然詞翰俱勝。惜乎生不逢辰。崎嶇危亂中。自朱元之變。嗣主益忌北人。多酖之。遂至自汙。要其論議未曾少屈。信英物也。想見分裂之時。南走北走之士。類假此等文詞以自見。禪月貫休之投孟蜀有詩云。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亦此類耶。

跋向薌林拘僞楚檄槀

博陸侯既立宣帝。威權益重。而嚴延年劾其無人臣禮。事雖不行。朝廷肅然敬憚之。使博陸雖有驕慢之

心亦足以奪其氣。僞楚虛有其表。中實謬懦。豈敢望博陸之萬一。建君主龍天之議。則其人可知。向公一聞奇變。卽檄合肥拘其家。想其方在惶擾憂恐中。聞此、寧復敢桀耶。封府庫以臣名。奉昭慈垂簾。而上璽綬于高宗。雖出一時諸公之議。而此舉實中其機。此豈淺丈夫所能及哉。

又薛林家規

薛林遺訓。凜然如生。而三子俱賢。與國及邵倅。既遵行維持于前。貳車高壽獨殿諸公。保家之慮。尤爲深長。既聞于郡。又刻之石。諸孫相與結約爲久遠之計。士夫名家能守素業。少見其比。臨武令君悉以見示。歎仰不已。然嘗聞古之循吏有云。律設大法。禮緣人情。蓋不欲專以法臨民也。家規如學規然。師與弟子以道義相處。不得不立規矩以警其不率者。非特此以爲庠校。當有行于規矩之外者。而況家乎。臨武令爲一門最長。更惟勉之。以全雍熙之軌。則向氏之興未艾也。既以薛林文集求序引。又書此以贈之。

代史少保恭題御製和詩

臣不肖。仰蒙陛下矜念舊履之舊。俾待罪經帷。寵光殊奕。夐無前比。迺季秋壬子。錫宴於澄碧殿。因獲縱觀清激之勝。洞心駭目。如上崑閬。捧手從遊。天顏益溫。命宿玉堂之直廬。顧謂臣此會不可以無紀。臣亦思敍感遇之萬一。是夕裁成古詩三十韻上進。陛下賜以宸章。俯同其韻。華袞之褒。下飾小己。雖聖主所以優禮老臣者。務極其至。而隆天厚地之恩。臣愚何以稱塞。竊觀有虞盛時。帝庸作歌。而後皐陶颺言載賡。猶得大書簡策。垂文後代。臣之蕪陋。焉敢言詩。而乃上勤睿作之妙。是豈惟近世儒臣遭逢之所未有。

視皐陶抑有光焉。倘不能勒之堅珉。以侈大賜。臣則有罪。臣洪惟陛下聖學淵奧。句法深醇。渾然天成。兼備衆體。一詩之中。屢致意焉。有曰躋民期仁壽。有曰朕瘠天下肥。得以見陛下之用心。有曰都護萬年觴。何當至庭陛。得以見陛下之立志。若夫罄嘉謀以起勳業。則非臣衰朽之所敢承。至使直筆以紀中興。臣不佞。苟未先狗馬塡溝壑。雖在田里。尙庶幾見之。

代仲舅汪尙書跋了齋表藁

德壽皇帝中興。慨念裕陵實錄之誣。紹興甲寅。乃詔三館之士是正之。內相范公沖、中書舍人任公申先、相繼職其事。當時英俊。皆在選中。吾鄉禮部侍郎高公閌其一也。先少卿方官于朝。高公以姻連館寓間。見諸公往來議論之餘。鈐因得剽聞一二。及取忠肅陳公所著尊堯集讀之。其立言措意。無非忠憤所激。英風義氣。凜凜乎方册之上。自恨晚出。不得端拜下風。逮今五十年。始獲見公手書表藁於蔣君輝之家。盥手諦觀。爲之斂衽。遐想氣象。如在左右。嘗竊考之國史。政和初元。張公商英猶在相位。編修政典局、其所建也。于是得旨、命公繳進此書。及奏御留中。而張公以八月罷政。用事者隱其詔索之實。而誣以私。九月。遂有台州之謫。觀公題識數語。雖在顚沛艱危中。其尊君戴上之心。死生禍福。有不能奪者。抱抑鬱于一時。昭聲烈于萬世。以此較彼。孰得孰失。鈐輒不揆。敬書其後而歸之。

攻媿集卷七十九

雜著

詠歸會講說

乾道五年暮春辛巳。晝錦坊樓氏爲詠歸會。黟縣尉曹主之。言志者十三人。冠者十二人。童子二十人。質明。謁先聖先師。以敍列坐。臨安教官講夫子入孝出弟之言已。鑰乃作而言曰。吾門自高祖先生以儒學起家。衣冠六世。仕者以清白相傳。學者以詩禮相勉。門內雍穆。雖總角之童。亦恂恂自守家法。遂爲四明望族。亦知夫所以致此者乎。先生以古道爲鄉里師表。一時名士咸出其門。儒風蔚然。大父行以下。以文鳴者相繼。金紫孝友絕人。少時刻意學問。有古人閉門維股之勤。少師宏才大度。爲聖世名臣。竊嘗聞金紫之言曰。可使財窮。不可使行窮。少師之言曰。士大夫遇好事不要放過。嗚呼。味其言。其所存可知矣。諸父承家學之傳。盡洗膏粱習氣。至不使人見有子弟態。吾曹今日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生長以來。不知人間辛苦勞役事。正以上世書種不絕。故得爲天之幸民。吾之弟若從子。皆宜自勉于學。以無負尉曹詠歸之意。抑嘗聞闕黨童子將命。夫子曰。吾見其居于位也。見其與先生竝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張童子明經韓子曰。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

盡于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聖賢之言。其誘人于善。如此其切。然而闕黨童子、張童子皆無聞焉。今日之坐于下者。年甚少。氣甚銳。豈無文采之可取。記誦之可喜。然爲士者之事。等而上之。不知其幾級。當佩服夫子速成之戒。深求韓子成人之言。退而思曰。我知此矣。能此矣。未知未能者。何啻千萬。計爲己之學。不至于聖人不可已。年有限而道無窮。故君子有終身之憂。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不及今無事時自力于學。而以家之勢。身之年爲可恃。謂學無益。謂惡無傷。苟日前安佚而不思後日事。日復一日。忽焉老之將至。使沒世而無聞。是豈吾祖宗父兄之所望于後人者。鑰將行矣。五年而歸。卯者弁矣。冠者室矣。富貴科第。是有命焉。不可以必求也。惟期懋進乎學。駸駸日新。道學既充。所謂取時名而振家聲者。不在茲乎。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古人曰。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視。況五年之久乎。幸毋忽。

趙子冶循齋說

趙子冶求名其齋。名之以循。而告之曰。循之義大矣哉。莊子曰。去知與故。循天之理。董仲舒曰。樂循理謂之君子。通天下一理爾。循之而行。可以寡過。可以接物。可以處事。可以臨政。等而上之。何所不可。亦不必咨是非于人。心所不安。卽是非理。循是而行。隱于心而安。施于人而合。天理不外是矣。言雖近而旨甚遠。子冶勉之哉。

趙元衞勉齋說

余既爲趙振文作毋自欺齋之銘。又名子冶以循齋。其季元衡亦以此請。爲名曰勉齋。而告之曰。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吾儕中人之性。可上可下。如逆水行舟。倍用力則可以寸進。謹執持則尙在故處。放手則流蕩而下。不可收拾矣。貴賤窮達。自有定分。學問亦自有分量。盡力終身。雖所至未可知。與不用其力者有間矣。元衡勉之哉。後日再見。當刮目相視也。

雙谿金君顯菴說

雙谿金君式欲書顯菴扁榜。且曰。起家寒儒。祿不及養。自升朝籍。三得追榮吾親。雖取以顯父母之義。非敢當此也。願併言其所以顯者。因告之曰。經所謂顯父母者。謂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非取爵位之顯也。故孝子養親。必薦仁者之粟。而況枉道以干進乎。若枉道干進。則雖位極人臣。贈親崇品。適足以爲九京之辱。何顯之有。易曰。賁其趾。舍車而徒。揚子曰。以其所養養之至也。君固所深知。聞又自卜壽藏于其側。其以此意更以告後之人。

徐聖可字說

臨江徐君簡。一見如故交。問其字。曰敬伯。因告之曰。君之字善矣。然自翼祖再入祧廟。雖于禮法不諱。爲臣子者。莫不當以爲名字。君聞而矍然。請易之。于是字之曰聖可。蓋亦取仲弓子桑伯子之問也。舜命教胄子有曰。簡而無傲。皐陶九德曰寬曰柔而下。皆性之善也。曰栗曰立而下。必曰而者。皆所以成其德。是以君子不敢恃其天資而貴于學也。子桑伯子。聖人之所可也。君其體舜之無傲。皐陶之所謂廉。又以仲

弓之言而行之。不亦善乎。

贈種牙陳安上

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輗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尙在。老萊子曰。齒雖堅固。卒以相磨。舌柔順終以不敝。而子思以爲吾不能爲舌。叔向、老萊曉人以處世之法。本非正論。子思之言。則有意于剛也。陳生術妙天下。凡齒之有疾者。易之以新。纔一舉手。使人終身保編貝之美。吾于此有感焉。豈惟已人之疾是喜。抑使人知剛者之不必亡也。

從子渢改字景劉

劉渢字處和。南陽人。父紹仕宋。位中書郎。渢母早亡。紹納路太后兄女爲繼室。渢年數歲。路氏不以爲子。復爲奴婢輩所苦。路氏生濂。兄渢憐愛之。不忍捨。常在牀帳側。輒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渢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濂有識。事渢過于同產。事無大小。必諮而後行。（案）以上節錄南史孝義傳之文。

渢數歲時。伯兄尙無恙。既奉命于二親而立名。使鑰字之。是時。取季札觀樂、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故字曰大之。伯兄下世且久。嫂氏鞠三子如一日。渢既冠。將授室。上則欲其幹母之蠱。下則欲其教率二季。因閱南史劉君傳。實有感焉。改字渢曰景劉。而告之曰。劉君之事。可謂難矣。後母不以爲子。而孝益甚。濂非其同產。而愛益篤。又況奴婢從而困苦之。惟其至行不移。母反慈愛。而弟亦終能敬于事兄。此天理

也。伯嫂既非前後之不同。而慈祥盡愛。又非路氏比。二季亦能惟兄之聽。泯居其間。當慕古人之用心。思尊長所以字我之意。孝友二事。行之惟謹。二季亦當如濂之事其兄。則雍睦之盛。無媿于古人矣。尚勉之哉。

姜子謙以試邑鍾離請益

鄉人有爲宰而請教于外祖汪少卿。語之曰。作縣無他。切勿作大。音做。獃。或疑其太簡。而又云百里獨專。易得作大。纔作大。且先與丞、簿、尉等情不通。漸至養尊。則去民寖遠。

龔公滂善宰劇邑。或問其要。云此如浙江踏浪兒。投身怒濤中。旁觀亦爲之寒心。所以能濟者。謹不可喫了一口水。喫著一口。便難脫矣。

前輩有爲縣、公退、以貫珠誦佛。其叔父見之云。汝欲爲佛耶。對曰。然。叔笑曰。汝既做了知縣。更望做佛耶。言造業之多也。其人悚然謹不敢爲殃民害物等事。

子謙既挹世科。以新制宰鍾離。以此册請益。鑰不曾作邑。無以塞命。況近世如呂觀文治縣法等書已多。彭子復臨海一書尤精詳。可取而觀也。姑誦所聞一二以告。言皆通俗易曉。俱有旨哉。淮堧事簡。士風亦淳。長民者惟相與安之而已。

彈廣陵散書贈王明之

唐李琬開樂工羯鼓。謂雖精能而無尾。工異而問之。自以爲求之久矣。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

盡則曲盡。又何索焉。工曰。奈聲不盡何。琬曰。可言矣。使以他曲解之。果相諧協。余嘗愛其說。少而好琴。得廣陵散于盧子嘉。鼓之不厭。然此曲多潑撥聲。蓋他曲所無者。二序正聲亂聲。或以此始。皆以此終。小序爲一曲權輿。聲乃發于五六絃間。疑若不稱。屢以叩人。無能知者。王明之精于琴。爲余作此小序。獨起以潑撥雍容數聲。然後如舊譜。聞而欣然。遂亟傳之。邪婆娑雞得屈柘急遍而得其尾。今廣陵不假他曲而得其首。聲意俱盡。古語眞不虛也。晉史稱廣陵散于今絕矣。而韓皐論之甚詳。且其所謂哀憤躁蹙慘痛迫脅之音。始末具見。而尤致意於宮商二絃。至亂聲而愈覺痛快。必非後人能作。余所得數聲。未必眞出于古也。以其深愜素懷。故書以贈明之。

贈寫照郭拱辰

藝無大小。胸中有書者。居然不凡。三山郭君登晦菴之門而游戲丹青。挾寫照以示予。若鄭公尚書、晦菴數公。展卷對之。如欲笑語。陋質不足煩君爲貌。武洞清神物能得其眞。有不怒而威之意。勉旃。更添數百卷書。則顧、陸不足進矣。

贈筆工呂文質

四明呂文質居桃源谿上。多游浙右。作筆殊佳。在人品中則賈長頭也。近筆工苦無兎毫。文質深入淮楚、始得之。韓文公作毛穎傳及贊。終始以中山爲言。意其爲定武也。傳雖寓言。然其中云蒙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則非定武也。今溧水有中山。去縣纔十五里。元和郡縣志云。出兎毫爲筆精妙。此縣唐

屬宣州。今隸建康。宣城筆舊有名于世。豈以此耶。文質試往訪求之。

贈徐心鏡

師曠、師冕、矇瞍御瞽。古人專使之審音。此事不復見矣。今之聽聲。殆其遺意。徐心鏡一聞人聲。輒能言其休咎。周之瞽矇上中下凡三百人。不惟祿之。而又有相之者。而徐生一身餬口之不足。噫。古道之不行。何止此哉。

趙甥叔明和孺堂

外甥趙叔明汝顧昆季四人。今與其季季敏汝劭同堂而居。求扁于予。小雅燕兄弟之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深哉。詩人之旨也。毛、鄭注箋皆不得其意。謂安寧之時。則友生爲急。曾不知伐木則專爲朋友。此詩則專主兄弟。蓋謂急難禦侮。以兄弟爲急。至于安寧。乃謂兄弟不如友生乎。此說出於歐陽公。嘗因是以推後二章注箋皆非也。蓋曰陳籩豆以飲酒食。一時之樂耳。尚得以厭飫。而況兄弟既具。如孟子所謂兄弟無故。一樂也。既具矣。吾之和樂且至于孺。謂直如孺子之時。孩提之童。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此天性也。妻子本非天屬。徒以好而相合。猶能如鼓瑟琴。然若兄弟翕合。則其和樂且至于湛。言甚樂也。平日以此意處兄弟之間。因名其堂曰和孺。且序其意以勉之。

名厚孫

嘉定四年龍集辛未五月二十二日瀟得男其八字辛未乙未癸酉癸亥以辛未土克癸亥水或以爲大海水非土之所能克是不然辰戌丑未皆爲土而未乃坤位納音又爲土是坤土也坤爲地中庸謂振河海而不洩者也何克之云欲名以振又有當避者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名曰厚孫抑誨之使從厚云

書老牛智融事

淳熙七八年間始聞雪竇山有僧智融者善畫而絕不以與人一日見其畫心甚敬之曰此非畫者其殆有道之士乎往山中訪之融素嚴冷不可挹酌一見心許氣韻談吐果如所期歸取匹紙寄之久不見與催以古風有曰古人惜墨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命又曰人非求似韻自足物已忘形影猶映地蒸宿霧日未高雨帶寒煙山欲暝融得之喜遂爲余盡紙作歲寒三友妙絕一時嘗問尚可作人物否曰老不復能作蓋目昏不能下兩筆也問豈非阿堵中耶曰此雖古語近之而非也吾所謂兩筆者蓋欲作人物須先畫目之上瞼此兩筆如人意則餘皆隨筆而成精神遂足只此一語畫家所未發也自是數年間時得其得意之筆精深簡妙動入神品尤好作牛自號老牛智融或云源流出于范牛而妙處過之融亡矣不可復得從其徒問以平生俗姓邢名澄世居京師以醫入仕南渡居臨安萬松嶺號草菴邢郎中官至成和郎出入禁廷賞賚殊渥不知何從得道年五十棄官謝妻子祝髮入靈隱寺諸公貴人挽之不可猶以去塵俗不遠又游諸方徑山匡廬經行殆徧聞是山之勝遂投跡爲終焉計假一室深坐土木形骸泊然

如偶人。齋餘或曳杖以出。有欲相隨。則謝遣之。出有千丈巖。妙峯亭。栖靈隱潭。皆幽僻絕勝之地。意行獨坐。或至移晷。人莫窺其際。初亦不知其能畫也。山深多蛇。忽作二奇鬼于壁。一吹火向空。一踢蛇而掣其尾。蛇患遂除。而時有火驚。或者病之。又于火端作士梟。梟聲爲之芚。嘗畫龍首半體。禱旱輒應。頗近于靈怪。師亦不以自矜也。遇其適意。嚼蔗折草。蘸墨以作坡岸巖石。尤爲古勁。間作物像。不過數筆。寂寥蕭散。生意飛動。或極力摹寫。亦有形似。而邊不及遠甚。此自是悟門。非積學所能及也。始知向來幽尋之時。山林雲氣。四時萬變。到眼入心。一寓筆端。游戲點化。自然高勝。前無古人。超出翰墨畦畛。略不可以畫家三尺繩之。或加以勢利。則避之愈深。意苟相與。亦輒不吝。作詩不多。語意清絕。字畫亦無俗韻。初自言若得爲僧三十秋。瞑目無言萬事休。紹熙四年五月某日卒。壽八十僧臘。如師言。與足菴尤契合。相與終始。先一年足菴示寂。侍者道元來都下求銘于余。師亦以書見屬。未幾而師亡。亦異矣。師晦藏自祕。雖與之周旋者不能盡知。余亦安能知其所至。陳后山謂淵明無意作詩。但寫胸中之妙。余于師之畫亦云。東坡贊文與可竹石曰。嗚呼。孰有愛其德如愛其畫者乎。此余所以又歎也。元之來也。以師所予足菴彌勒像及元所藏牛溪煙雨二軸遺余。師又寄歸牛圖。意蓋有在。余爲作三偈。元欲刻之石。且請書師之大略。附足菴碑陰。因慨然爲書之。

攻媿集卷八十

賦

課藁・（案）原集別有試藁一卷・其目曰・宣王內修政事賦・玉卮爲壽詩・注以省試・光武大度同高祖賦・宅道炳星緯詩策三道・注以教官試・又有策問一卷・合御試召試・省試・別試・解試・上舍試州學等試所擬問・凡十有三篇・今竝缺佚・無憑錄刊・

受降如受敵賦　以受降之際・亦當戒備爲韻・

上將甚武。神機獨潛。雖在受降之際。亦如待敵之嚴。納夫授首之人。敢矜已勝。類彼臨戎之日。以備無厭。夫惟兵收決勝之功。將有防微之智。謂寇之窮也。雖已見于屈服。而心之險也。猶未知其誠僞。彼既降矣。曾無自滿之心。如受敵然。必謹非常之備。于時大敵堅壁。旁標碧幢。撫醜類脅從之衆。納渠魁肉袒之降。如將受夫大敵。懼見欺于小邦。方陳釋縛之儀。深虞變詐。若處交綏之地。敢恃敦厖。莫不肅我軍容。嚴予兵衛。雖殘寇之臣附。猶兩軍之交際。非惟伸大將之威。蓋恐墮敵人之計。受其璧焚其櫬。豫防一旦之危。稱爾戈。比爾干。陰養六師之銳。議者曰。彼之降也。既挺身而至矣。我之受也。當開心而待之。何必招攜之日。乃同禦侮之時。蓋念犬戎之難信。深恐狼心之或欺。與其有變以無備。孰若居安而慮危。豈不見行儉審茲。果能平夫突厥。耿公明此。遂終定乎車師。彼有坑既降者。固出詐謀。使自縛者。尤非善晝。曷若我外弛金鼓。內嚴矛戟。深防禍起于所忽。亦慮敵乘夫吾隙。彼如犯順以欲爲。我則稱兵而將亦伐。崇因壘既

施文考之威。就塞築城。兼取武皇之策。因知力角于鋒鏑者。敵尙能禦。變生于肘腋者。患何可當。今也勍敵雖聞其讋服。禍心猶恐其包藏。惟吾之爲備也。既日嚴密。則彼雖好亂也。烏能陸梁。且異夫魏子會秦。卒受欺于商鞅。唐臣盟狄。果見劫于平涼。噫。屈膝而盟也。人固畏威。噬臍何及也。吾當慮後。毋弛禁以自忽。必整軍而後受。方今將軍納降衆而獻俘于廟焉。不廢嚴兵之守。

擊楫誓清中原賦　以渡江擊楫・清中原爲韻・誓

國讎未雪。壯夫請行。擊長楫以前渡。誓中原之復清。共涉巨川。爰叩舟人之楫。備言素志。願恢天子之京。時其典午中衰。永嘉南渡。憤晉元攘敵之未暇。有祖逖奮身而不顧。揚舲以往。方乘天塹之流。擊楫而言。誓復皇都之故。爾乃緩引蘭櫂。旁瞻碧幢。一鳴而英氣先奮。再鼓而羣心已降。志必復于故土。誓有如夫大江。吐我赤心。忽彤言于剡木。指夫白水。期淨埽于中邦。謂夫戰塵久滿京師。突騎交馳洛汭。期狼煙之必埽。顧鯨波而作誓。方橫橈徐撫。獨決策以前征。儻諸夏未平。尙何顏而復濟。豈不以國始草創。人思苟存。江山有異也。或作楚囚之泣。綱維不舉也。至形北客之言。故我浮巨艦以勇奮。視強敵而氣吞。倡義有先于溫嶠。定從不假夫平原。遂將電埽風驅。盡復神州之大。肯使龍蟠虎踞。久留法駕之尊。果能扶神器之阽危。拯遺黎之沈溺。長淮以北也。復見夫冠帶。大河以南也。悉除夫荊棘。不渝江上之盟。坐制目中之敵。澄清抗志。車同范氏之登。慷慨論功。杜鄙漢臣之擊。向使無妖宿以示異。緩若思之代終。則必蠢爾醜類。墮吾計中。盡郊圻而申畫。舉幕庭而一空。振起江南。益大中興之烈。掃清冀朔。遂成再造之功。惜乎大

廈未成而忽撓棟梁中流欲濟而遂亡維楫不聞壯志之成就徒有餘威之震疊方今矯矯虎臣皆欲濟河而焚舟下視祖生之事業

簞食壺漿迎王師賦 以王師所至簞食壺漿以迎爲韻

民意胥附王師出征持簞壺而咸至實食漿而相迎飲食雖微用表歡欣之志遐邇均集喜觀仁義之兵蓋憫赤子之無依奮神戈而大舉惟兵之所至也既已不擾則人之樂從也其誰敢拒囊弓箙矢往平敵國之民簞食壺漿來勞王師之所觀夫老幼紛至饔飧共持我之至也救民于水火彼之迓也恐吾之渴飢凡爾一時之衆悉迎六月之師饋餉鼎來皆望風而遠附干戈所指曰後我以奚爲茲蓋兵收不戰之功人有再生之喜竭蹶而趨也欣塗炭之時脫襁負而來也知父母之孔邇顧慕義以皆然非弔民而何以以萬乘而伐萬乘罔敢抗衡其小人以迎小人咸來造壘大抵窮兵以殘民者孰肯後后行師以救亂者衆斯向方今也軍罔秋毫之犯人無血刃之傷是宜至者歡酌來皆裹糧夏衆咸來功可同于商后燕民不悅事有異于齊王向非東征西怨也民望來蘇邇悅遠歸也衆無攜貳又安得輟仰事俯育之物見心悅誠服之意自坐見于功成曾不煩于家至如是則三軍益飽何煩挽粟之勤千里遐征不假望梅之智非不知給餉不絕也何必饋食釃酒以犒也奚煩挹漿然念禮雖薄而心則甚至食雖菲而情爲可忘苟匪同心之奉曷云厚意之將亦何異咸篚元黃人盡歸于周室爭持牛酒民皆勞于高皇彼有築道而饋軍者用力亦多投醪而飲衆者爲功非易豈知多助之舉自有爭先之饋方今中原之民皆開門而迎

王師又豈止于壺漿簞食

光武乘時龍而御天賦 以時乘六龍・以御天也爲韻・

炎德繼統漢光得時惟乘龍而特起以御天而有爲獨收興復之功系隆丕祚蓋際飛騰之會統制方絀迹其奮苑邑而戰昆陽誅青犢而降銅馬念再造丕圖也雖本自于神聖而獨逢興運也故能安乎區夏軍摧九虎成止戈之武焉時乘六龍顯御天之造也觀其業務紹復符能握乾將登四七而上應于列宿載當二百而適際于中天體純剛而有作莅至尊而獨專受命而興協彼眞人之應逢辰則奮攬夫帝位之權用能驤首而飛也非在田而在淵馭世而起也遂得位而得祿威羣盜之鼠竄掃中原之鹿逐尊既正于九五祚遂興于百六爰究位天之載允協羲經詳推鬬野之符又同赤伏大抵聖不世出也世必治而斯起龍不時見也時純陽而後升今我恢雄圖之赳赳濟大業以兢兢既當陽而有造宜取象于時乘小利見之神堯第伸潛躍仰同符之高帝果致隆興因以兆應金刀祥飛白水赤光之照也已新于育聖之際佳氣之鬱也又見于舉兵之始由天意之久屬宜帝尊之獨履蓋有致而斯能苟不然而何以遂令耿氏攀鱗翼以願從肯使聖公假風雲而能起故得息盜集之奮蝟破野戰之羣龍回颿既止于九縣彗雲寧見于高鋒靈貺自甄類五馬渡江之化功臣皆厚笑四蛇入宇之從噫感如諸將也有鱗集之歸驤如吳公也擅風行之譽抑知天德之位亦賴人謀之助吾皇復受天命而遠跨于漢光乘時龍而在御

修身以爲弓賦 以修身爲弓・必中矣爲韻・

學貴務本。志當適中。惟修身而由道。遂取喻以爲弓。正以不他。曲盡飭躬之術。張而弗弛。自成中的之功。士有該百行以研窮。端一心而折衷。謂存于吾者。苟不知審。則發于外者。何以示衆。今也見聖師而由聖。當明四重以四輕。猶弓人之爲弓。要在百發而百中。觀夫學問尚志。操修及時。忠信以進德也。我則務敏。驕奢所自邪也。吾寧詭隨。故此誠身之道。類夫弦木之爲。慮以動。動惟時。罔蹈黨偏之失。奠而發。發必中。宜先審固之持。茲蓋有不言也。言則中倫。有弗行也。行皆審是。施于遠大。則何止百步。時乎遊息。則爲之一弛。苟出乎而發乎。信高矣而美矣。勉夫百行。折中矩而周中規。志在四方。義爲的而思爲矢。彼有忠信爲甲胄者。第取防閑之固。以言行爲樞機者。深明榮辱之因。我是以鑒彼省括。謹夫檢身。動切戒于失鵠。發何勞于扣輪。亦猶率乃攸行。書取若虞之度。反而求己。軻言如射之仁。因知身之修也。有立功立德之方。弓之作也。有尚角尚筋之術。然器不瘉者。曷成功于射隼。材不良者。難求奇于貫蝨。理既無邪。中斯可必。肯同詭遇。一朝獲禽以爲良。尚小儀成。終日射侯而不出。噫。主于皮者。徒聞游藝之巧。佩以弦者。但知矯性之柔。曷如志正以體直。自然誠立以身修。殆將觀德于矍相。奚假矜能于養由。如是則有志于弧。禮何拘于戴記。其直如矢。道兼得于成周。誠以枉尺直尋也。固所不爲。志眉中目也。亦何敢忽。取友必端。則道豈反害。與人無爭。則行何有闕。又當兢兢業業以修吾之身。肯廢前功于一發。

尊賢則士願立朝賦以尊賢則士願立於朝爲韻。

士固自重。君宜罔驕。惟克尊于賢德。斯願立于王朝。上懷樂道之誠。必加優禮。下起充庭之望。不待旁招。

凡稱命世之才。俱有事君之願。然而世或崇儒。則與朋類以偕進。時乎慢士。則雖佚遺而不怨。惟明主有尊賢之意。每務搴謙。則羣髦與八仕之思。誰甘肥遯。時也晉晝接下。鼎烹養賢。德行道藝。則必預旌表。忠信孝友。則皆蒙薦延。此既加于體貌。彼寧甘于棄捐。神聖謙沖。每優崇于儒術。英豪歆慕。咸樂効于官聯。自是來榮軒冕之華。去恥山林之入。望旒纊者。拭目以期見。候旌車者。比肩而竚立。謂邦有道兮。于時可見。故心欲仕兮。如是其急。聖人在上。既聞有禮之三。君子于行。願廁亂臣之十。大抵士雖貴于求仕。位尤慤于苟居。視君好惡以決己進退。觀道興廢以卜身卷舒。惟尊德樂義。而見或嗟晚。則離蔬釋蹻。而來惟恐徐。莫不有道。賤焉而恥也。豈若吾身。幡然而改於立或無方。必負割烹之鼎。待如不次。自投銜鬻之書。是何君專行爵之權。士守立身之則。儻恃祿位者。因明月而按劍。則安義命者。必冥鴻而避弋。是故好仁文后。有海濱二老之歸。慢罵高皇。致商嶺四人之匿。譬如鳥巢不覆。則鳳集阿閣。駿骨必市。則驥來西極。今也世遇右文之盛。朝惟有德之尊。語而前席者。非鬼神之論。見而賜璧者。非捭闔之言。又孰不思棄商藥。來趨舜門。盡令雝水之西。同爲振鷺。肯顧鍾山之北。猶念驚猿。王者以是改容。就不召之臣。式閭禮非常之士。俾乘駒以去者。賁然而至。臥廬以隱者。幡然而起。是之謂王公尊賢。士乎士乎。可以出而仕矣。

濟河焚舟賦　以濟河焚舟・志在立功爲韻・

戰欲必勝。歸寧豫謀。既濟河而赴敵。遂決策以焚舟。涉彼大川。肯思還于故國。火其巨艦。誓死報于強讎。昔秦穆違蹇叔以襲人。越皆邦而趨利。二陵之敗也。既自咎于覆將。三年之戰也。又貽譏于拜賜。全師再

出。俱懷奔北之羞。雪恥不忘。常起向東之志。孟明乃慷慨發憤。歡呼卽戎。謂將之屢敗也。固難以語勇。而君之專任也。當先于効忠。昔也喪師。曾媿萬全之策。今焉賈勇。願收一戰之功。由是提虎旅以徂征。絕鯨波而永逝。念解驂之遺辱。遂舍舟而自誓。兵苟勝也。仇則可報。功不就也。我寧復濟。顧吾壯志。已爲死戰之期。慮彼士心。猶作生還之計。莫若揚一炬以獨決。聚萬舟而畢焚。烈燄奔電。長煙走雲。俾歸者以絕望。庶往焉而立勳。回視歸途。渺洪濤之千頃。示無還志。激壯氣于三軍。故得我師奮臂以長驅。鄰國斂兵而自戢。縱橫馳河內之地。談笑取王官之邑。指茅津而反濟。封殽尸而洒泣。挫夫強晉。旣聞國恥之湔。威彼西戎。尤喜霸功之立。茲蓋舍生而往也。非徒誓于擊楫。好謀而成也。非不悔于馮河。百敗而勇氣不衄。一勝而戰功愈多。歸志與灰而共滅。盛烈如山而不磨。誓必破于秦師。類湛船之項籍。悲不還于易水。小叩筑之荆軻。噫。秦將之忠也。旣懷報國之心。秦伯之任也。不數覆軍之罪。苟因一眚而遂棄。徒使終身而自悔。又焉得千載之下。仰焚舟之風。凜然如在。

本強則精神折衝賦　以本強則以精神折衝爲韻。

本旣強固。人斯服從。得英雋以制勝。致精神之折衝。俊士朋來。益鞏尊崇之勢。威風遠暨。坐摧奔突之鋒。竊庶君得士則昌。國以賢爲本。苟幷謀兼智也。能以德而爲固。則懷姦伺隙者。自聞聲而遠遁。蓋朝廷爲諸夏之本。能制勝于九重。故精神折千里之衝。自宣威于四遠。觀其多士同德。一人勵精。肅爾幄中之妙算。凜然堂上之奇兵。勢旣聞于克鞏。勝自全于不爭。朝有德而益尊。人皆奠枕。敵望風而引去。孰敢爭衡。

茲蓋威棱之振也。足以聳動于華夷。譽望之隆也。足以永爲夫儀則。人咸想于風采。我何勞于聲色。宜其上兵伐謀。大邦畏力。晏子不出于尊俎。兵自罷于鄰疆。齊威必勝于朝廷。會果來于敵國。大抵千里制難者。以重任于賢士。匹夫敢爭者。以輕量于大臣。今也俊乂垂紳而搢笏。臣主聚精而會神。惟用儒而無敵。宜不戰而屈人。止須裴度之神明。以威悍將。不假魯連之談笑。坐鄙強秦。譬如猛虎在則藜藿不採于山。神龍居則網罟不親于水。今也紀綱法度。有以鞏固。威靈氣燄。不可嚮邇。國家按堵以無事。鄰敵從風而自靡。顧厭難于無形。非得人而曷以。賢五千之騎。隨何徒詫于片言。止百萬之師。處厚亦稱于一士。嗟子玉不去。則爲晉之患。季梁猶在。則挫楚之強。矧多士之濟濟。佐中國之堂堂。赫然臨之。則夫誰與敵。望而畏之。則彼烏敢。嘗豈不見汲黯居朝。寢淮南之異議。仲尼相禮。歸魯國之侵疆。彼有威卻匈奴者。未免于窮征。口伐可汗者。猶勞于面折。未若此動容貌而鄙暴斯遠。宣靈武而姦邪盡絕。方今優游于巖廊之上。而精神折衝。九有自聞于有截。

歲星所在國有福賦　以歲星所居・宜其有福爲韻・

國既得歲祥斯應期。占是星之所在。有其福以誠宜。仰以驗之木精。適居常次。致當臨之邦域。咸被純禧。原天下之妖祥。係歲星之贏縮。且運于上者。象不虛示。則居其下者。應爲甚速。爰占景曜。適當所次之躔。俯驗吾邦。誕受非常之福。觀其瑞色明潤。重華陸離。應以仁也。既存生育之理。干于春也。又司長養之時。既循度而至止。則錫羨以宜其。右行于天。居一辰而不忒。下臨其地。備百順以無虧。是宜君明臣直。而世

格昌期。時和年豐。而人欣樂歲師之興也。戰則必克。政之舉也。事無不濟。由龍宿之所居。故鴻禧之可繼。越人遇此。終摧吳國之強。晉室得之。果挫苻堅之銳。大抵事將兆于休咎。星乃爲之疾徐。超而前者。或棄次而旅次。行而失者。或當居而不居。事各有證。象誠匪虛。惟歲之在也。無東西之去。則福之來也。有山阜之如。可以伐人。請驗馬遷之史。所之得地。願稽班固之書。彼有國之昌也。由太白之當期。國之厚也。以填星之居久。況此應王者而紀于號令。主歲事而爲之統首。苟非次舍之當居。安得休祥之備有。豈不見淫在元枵之次。徙致鄭饑。既居析木之津。遂興陳後。因知歲之行也。雖本于天度。歲之居也。實昭于德馨。今也太史奏瑞。清霄炳靈。生治國之百樂。開寶運之千齡。如是。則賢士已登。不必驗少微之象。刑章幾措。何煩占貫索之星。王者以是考星次之攸居。知天心之所與。斂時福而民罔不錫。討有罪而人莫能禦。方今天相中興。而歲星臨之。孰敢犯王師之所。

高祖好謀能聽賦 以天性明達・謀能聽爲韻・好

高祖獨奮漢圖以成。蓋有好謀之德。又兼能聽之明。顧夙負于英姿。乘時以起。尤樂聞于羣議。擇善而行。迹其提三尺以初興。念四方之未定。謂不咨于衆。則孰判利害。不擇其言。則曷分賢佞。從吾心之所好。謀之其臧。屈羣策以兼收。又能審聽。觀其逐鹿崛起。斷蛇勃興。善欲納則如恐不及。策可用則何爲不能。惟大公至正之是取。豈小智淺私之自矜。功爲最高。雖獨稱于赫赫。計將安出。每嘉納以兢兢。莫不說辭或悅于監門。謀主或資于亡命。食而吐哺也。恐彼敗事。言而逆耳也。知其利行。設施皆合于衆智。明達蓋由

于天性。顧將軍何以教。深圖東嚮之功。非夫子無所聞。爰下南浮之令。非不知雌雄之勢。可決于一戰。用兵之利。可服于諸侯。蓋念至仁伐不仁也。何必恃勇多算勝少算也。敢忘用謀。我是以疑切戒于築室。從有如于順流。爲眞王。爲假王。悟陳平躡足之語。趣刻印。趣銷印。用張良借箸之籌。帝之性也。非不聰明。帝之度也。非無豁達。然而助桀爲虐者。欲居秦室之富。養虎遺患者。幾遂鴻溝之割。謀苟匪于能用。亂何由而可撥。所以關東欲棄。問不憚于據鞍。戍卒能言。見豈嫌于衣褐。難者曰。趙王之立也。不顧叔孫之爭匈奴之伐也。反囚婁氏之賢。謀不詢于多士。智難合于敷天。殊不知過雖聞于有此。改必見于幡然。遂令信彼四人。爰割體膚之愛。封之萬戶。深懲械繫之愆。至茲騎項雖倨也。諫而必從。溺冠雖慢也。賢非不好。吾不愛于兼聽。人亦爲之樂告。故能舉秦如鴻毛。而取楚若拾遺。翦一時之強暴。

子使漆雕開仕賦（以開未從仕聖人使之爲韻。）

夫子善誘。漆雕受知。念從仕之未也。爰因言而使之。顧至聖以何心。惟均教育。視吾徒之可用。俾効施爲。蒙嘗尚友及門。潛心諸子。仕焉非苟于利祿。學也所期于官使。眷茲尼父。當日則何以哉。謂彼漆雕。可以出而仕矣。覘夫心本愛日。志思澤民。惟可行之道。不試于事。以有用之學。私淑諸人。及門之士也。皆欲効職。升堂之子也。誰忘進身。惟此魯人。頗能參于聖學。雖當周季。俾往廁于王臣。開也倏爾有聞。欿然自視。謂吾之學也。固欲見于行事。而學之優也。乃可施于從仕。苟吾信之未能。何己長之足恃。斯言既發。殆門弟之未聞。此意孰知。惟聖師之獨喜。議者謂士之仕也。固所素願。師之言也。宜無不從。然念道之將行。則

急于一命。才或未充。則難求萬鍾。雖尚遲于奮迅。聊自適以從容。所以進則未能垂嘉言于穎達。喜其志道。激高論于司農。噫。有帝王之學者。使之爲邦。在言語之科者。使之辭命。苟非此子之善學。安得發言于將聖。今也師以爲可。而猶切于退託。道既未成。則尚資于涵泳。志有同于曾點。姑樂舞雩。藝或及于冉求。始當從政。彼有求價而沽者。賜亦陋矣。于祿而學者。師何過哉。豈若此心不求于爵祿。迹寧滯于蒿萊。歷攷闕里賢惟子開固異夫何必讀書子路飾有民之說。使之學邑尹何非製錦之才。誠以志則在于恬愉。心不謀于富貴。才已成而已則猶歉。師之可而吾猶曰未。使斯人也出而仕焉。功利之及民也。尚何有既

天下可傳檄而定賦 以今天下可傳檄而定爲韻。

世仰英主。威行普天。既望風而應也。一作乘破竹之勢也。可傳檄而定焉。王旅既興。將大蘇于遠邇。軍書所至。當自底于安全。夫惟信已結于人心。助遂多于天下。彼陷于塗炭也。無不後我。則聞吾號令也。孰能禦者。赫然一怒。皆延頸以望焉。于以四方。可傳檄而定也。時其士勇咸鼓。民思已深。萬里起簞壺之念。中原後車馬之音。苟用十行之札。足安四姓之心。寰宇雖遙。已欲聞乎大號。尺書所至。自平難于當今。是宜銘百世之仁恩。收三軍之勇果。書至河西。則驚萬里之明見。節入北軍。則舉一呼而袒左。何在我之能然。蓋斯時而固可。極彼不毛之地。咸已順從。馳吾插羽之書。自然安妥。大抵強人之服者。必假征誅之及。從民之望者。止煩命令之宣。今也久矣。願王師之至。歡然聞軍檄之傳。自然姦雄畏力而屈膝。老稺聞風而息肩。所以光武陶儀。函紙首安于平廣。淮陰遣使。尺書亦足以降燕。或曰。民已見于歸心。國何煩于馳檄。殊不知

近者已附而遠或未至。弱者欲來而強猶作敵。故我形惻怛之言也。慰雲霓之望。振威猛之詞也。若雷霆之擊。俾爾懷德而畏威。俾爾敉功而厎績。掉舌而賢五千騎。豈勞辯士之隨。憑軾而下七十城。何用狂生之鄧向。非戴商之民。家則相慶。思漢之人心焉悅隨。則何以當率土之紛擾也。可空言而聳動之。與可冀也。亂斯已而固異夫通彼夜郎。止諭意于蜀道。守夫鴨綠。卒遺誚于高麗。臯乎哉。鉛槧之儒也。既務于討論。帷幄之臣也。又加于審訂。俾萬姓以咸悅。聳百蠻而退聽。方今檄書風馳。而人望中興。不假一戎衣而大定。

仁孝二致同源賦　以仁孝之道二致同源爲韻。

仁孝至重。性情所根。用若出于二致。理蓋同于一源。究此兩端。皆良知之固有。初無異體。以大本之中存。嘗聞才非曰于爾殊。人或多于自異。語其大體。則似有異用。本之一貫。則了無餘事。惟茲仁孝。在人皆可。以廣充。究厥本源。是理曾何于二致。觀夫惻隱素稟。愛欽自持。行之閨門。則致終身之慕。散之民物。則由一念之推。莫匪斯心之舉。初非二道之爲。皆是物也。孰能外之。總百行以率先。悉由所性。雖兩兼之難備。安有他岐。豈不以親其親而因不失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篤近舉遠。雖則有別。舉斯加彼。率由內抱。信此理之不殊。推是心而足保。顧施物事親之際。雖曰殊途。如鉤深探賾而言。孰云異道。大抵孝之化也。先以博愛。仁之實也。本于事親。苟志于仁。則豈好犯上。有一非孝。則適能害仁。雖運用或疑于前後。而本原不離于眞淳。當戒波流之蕩。曾何派別之因。本立道生。載考魯論之訓。功多事寡。備形延篤之論。是源也。

會精粗于一致之中。合內外于同歸之地。使兼愛者知厚親之道。而敬親者備仁民之意。重輕非復于銖兩。先後豈殊于源委。尊而安義。道同曾子之三愛。則無差。本異夷之之二厥。後道不明。而去本益遠。性好偏而所施不同。剔股、孝也。而深溺鄢人之過。摩頂、仁也。而或淪墨子之風。是皆得于此。失于彼。我則觸而長。廣而充。純若顏回。可竝有虞之體。德如閔子。豈殊管仲之功。以是知天下之得。蓋以其仁。聖人之德。無加于孝。見于日用。雖有殊品。求之吾心。初無異教。信夫仁孝之道。雖二致而本同源。又何必分其大較。

孟荀以道鳴賦 以二子皆以其道而鳴爲韻。

周孔既遠。孟荀挺生。以斯道而自任。在當時而善鳴。仰茲名世之賢。同宗一聖。抱此覺民之術。茂著英聲。當六國之下衰。有二賢之可考。以亞聖之才。而無所施用。以宗王之學。而終于窮老。其遇于世何如也。既不逢辰。不得其平則鳴焉。獨能以道。觀夫名重楚國。學傳子思。優入聖人之域。卓稱王者之師。恐斯文之喪也。振吾道以鳴。其顧二儒仁義之言。一根于正。用六藝詩書之教。大警于時。茲蓋二百餘章兮。皆立教之文。三十二篇兮。悉綴文之美。闡其前而振其後。著乎心而入乎耳。蔑千載未光之病。豈沒世無聞之恥。時將鴟說。鼓木舌于諸儒。經本吐辭。和金聲于夫子。誠以軻之辯也。非出于得已。況之說也。不貴于難持。奈何承道傳之弊也。歎德衰之已而。如草木無聲。而風或撓矣。如金石無聲。而人或擊之。苟匪一鳴之善。曷能萬世之知。久而愈益。固異震需之喻。大而且遠。允同木鐸之爲。寧不由別王霸之尊卑。明禮義之統紀。一時衞道也。信同聲之相應。後世聞風也。有德音之不已。顧響應以能然。非言揚而何以。假于韶樂。鄙

弗能之后夔鏞若鈞天小爲文之韓氏故能倡正道以相和詆異端而力排南蠻之缺兮豈巧舌之能騁天下之鴞兮豈好音之孔懷俾衆議之不惑由大聲之孔皆且異夫卿雲最其善焉文徒稱于壯麗魏晉未嘗純也辭只見于淫哇噫大醇小疵也雖或不同立言指事也未嘗有二羣儒敢飾于邪說處士不容于橫議然則先王之道至今在人耳者無他由孟荀之不墜

攻媿集卷八十一

銘

胡德容安靜室銘

民生之初。未嘗不靜。私慾害之。羣邪交騁。不操而存。必也元聖。勉旃學者。無非中性。乃若異端。寂滅清淨。死灰不然。何有于應。寧知聖心。塵不著鏡。妍媸坐分。不將不迎。吾嘗從事。萬慮悉屏。求靜得擾。薰蕕終勝。師乃有言。求則增病。必有事焉。勿忘勿正。安則何敢。庶幾游泳。吾誰與歸。將求安定。

趙振文毋自欺齋銘

上欺乎天。謂其甚邈。下欺乎人。意其罔覺。事親而欺。所厚者薄。事君而欺。陷于大惡。所利幾何。所喪甚博。惟不自欺。乃無媿怍。一不妄語。所守至約。事是今日。勿謂爲昨。推此而行。餘裕綽綽。心惟至靈。神不可度。戒之戒之。惟謹惟恪。君如美玉。欲資磨琢。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族兄德潤硯銘

惟端溪下巖之石。藏古麗州之樓氏。用以射策閥三世。孫子相傳寶千祀。

王端本硯銘

四圭兩圭同一邸。未聞一璧踞十趾。玉有五色今乃紫。磨以禹圭滃雲起。羲獻傳家不知幾。傲睨揮毫約詩史。淮水不絕壁不毀。書種緜緜尚百世。

贊

伏羲像贊

不履而跣。不冠而髮。是何人歟。以治以察。手持圓蓍。畫卦以八。嗚呼。是所謂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東坡書贊

出則鳳鳴。處則龍臥。論議觸海翻。聲名塞天破。百謫九死。一毫不挫。嗚呼。固已知前無古人。後有作者。殆恐無有過之者也。

呂眞人贊

神氣旺。雙瞳碧。一劍橫飛。萬里瞬息。旁人道是呂洞賓。堪笑旁人初不識。

自贊

平生愛讀書。眼昏健忘不如故。平生愛爲人。只有照管不到處。老矣百事好罷休。山林如許盍歸去。惟有媿處便須攻。攻到無時方始住。

伯氏小崑山贊

崑山片玉。大不彌掌。數峯天成。暗合心匠。懸崖峻嶒。咫尺千丈。主人樂山。一見技癢。環以清泚。碧樹增兩。海岸孤絕。大士俯仰。我亦膏肓。誰會清賞。援琴對之。萬壑同響。

十六叔祖畫贊

猗歟先生。嘉遯巖谷。中無一塵。高視流俗。面壁燕坐。形骸土木。是誰丹青。寫此面目。旁觀未知。既笑而嘻。此身見在。何以假爲。先生粲然。徐曰不然。若謂是假。何必此畫。咄哉此身。又豈其眞。

趙禹川畫贊

一室懸罄。萬緣俱掃。道窮而志益堅。心灰而形不槁。予實敬之。蓋宣和西洛之貢士。而淳熙宗室之遺老也。

陸從老眞贊

綸巾野服。河目海口。膏肓泉石。而能起人于九殤之餘。銜盃漱醪。眞欲遯迹于千載之後。是將傲睨塵埃之表。蓋隱于藥而逃于酒者也。

莫子大畫贊

目光深碧。長鬣如漆。少從諸公。故身處韋布。而有素官之風。自適其適。故年將六十。而有孺子之色。是將坐安輿。脫世故。洗眼以看令子之翩翔。而逍遙乎仁壽之域者耶。

叔韶弟畫贊

是何爲者。獨立突兀。目視雲漢。若書咄咄。江山數千里而氣益增。齎鹽十九年而志不屈。故能起連桂之墜緒。收青氈之故物。今既漸失布衣之高。是將斂湖海之豪而歸尋理窟者耶。

高會之畫贊

風標秀整。興寄高遠。澒涊京塵。而素衣之色不緇。浮沈宦海。而鐵硯之志不淺。吾欲與之一局以消白日。五絃而送歸鴻。蓋所謂向若而歎自崖而反者也。

趙景瞻畫贊

寫照求贊。其詞多妍。子求箴規。意已卓然。余訥于詞。爲誦道家之言。其言曰。和暢命生。卑退德生。清靜道生。慈儉福生。君能行此四者。而又文之以學。富貴何足論。當遂爲河間東平之賢。

馮義叟畫贊

曳笻者誰。曰小馮君。謂爲山澤寒儒。而有食肉之相。疑爲貴介公子。而有驚代之文。孤標如峯尖之秋隼。秀句如春空之行雲。退然不言。無異稠人。若飛書走檄之敏。高文大册之工。有能試之老矣。是筆力猶足以挽千鈞者耶。

汪彊仲畫贊

頭圓骨緊。短小精明。種雙芝之秀。擷叢桂之英。宦學有傳。清白是承。勉之哉。資稟如此。毋曰賢于俗人斯

可矣。冀有以振吾外門之家聲也。

豐叔宜眞贊

志行超卓。風神灑落。襲清敏之餘慶。傳黃梅之家學。弟兄怡怡。親髮如鶴。故居鼎新。樸斲丹艧。已而意慕山林。身去城郭。掃溉松楸。以自伸其志。甘守簞瓢而不改其樂。蕭然松廬。一丘一壑。搜蒼石之空洞。引瀑泉之濺撲。信盤谷之可序。而輞川之可貌也。惜乎。急景不可以久留。泉石之膏肓。又不得而藥。吾聞其風。欲從之游。噫。九京其可作耶。

從子澤修淨業以彌陀像求贊

彌陀何在。云在西方。垂一隻手。接引無際。視日入處。知幾由旬。一念感通。如覩面見。莊嚴五采。聚紫金光。全體現前。若在淨土。汝以色相。欲見如來。一念或差。萬里懸隔。惟此世尊。衆稱慈父。汝能供養。懺悔歸依。家有慈母。與佛無二。事母與佛。其畢此生。

觀音像贊

宜興蔣雲起示余曹仲元觀音像。上有宣和御題。筆妙。在吳道子之上。且曰。上天竺瞻禮大士者衆。今將摹刻山中。使來者得此像以供養。用資二親冥福。乃稽首爲之贊。

慈悲廣大。相好殊勝。筆意精微。乃與佛稱。自在在心。固不在相。察至秋毫。出道子上。攜此西還。刻之天竺。流傳八方。植無量福。

定光佛像贊

蟲蝕成文。屋漏成痕。贈之以中。天然者存。擬議則錯。思量則昏。斷是無人能會。徒自饒舌紛紛。直教喚出南安巖主也只解說無門。風鈴搖殿角。柔櫓過江村。

南山律師贊

曰禪曰教。無非爲人。惟茲律儀。尤切于身。仰止南山。與佛無間。人天師尊。不容贊歎。

靈芝律師贊

南山既遠。教道中微。化身再來。是爲靈芝。持律益嚴。護法甚勞。靈芝之風。南山相高。

佛法自天竺流入震旦久矣。而四海之外。奉之尤謹。今有日本國僧俊芿。慕南山靈芝之法。航海求師。首書二師之像。求余爲贊。芿公恪守律嚴。究觀諸書。既得其說。欲歸以淑諸人。余非學佛者。吾儒曲禮三千。散亡多矣。然見于日用者。如入公門而鞠躬。上東階而右足。雖造次不可廢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非律之說乎。歸矣。使律之一宗盛行于東海之東。于以補教化之所不及。其爲利益。豈有窮哉。

哲老眞贊

本是六一居士後裔。卻做臨濟老子兒孫。拈槌弄拂。便習成出家兒事。橫說豎說。都不見文忠之文。若是金剛圈。渾身透過。栗棘蓬作一口吞。直得齒如劍樹。口似血盆。呵佛罵祖。惟我獨尊。眞箇了此一段大事。

也不枉了打破家門。

湖心竹谿政講師贊

諸佛諸祖。都知源流。一片靈臺。莫之與儔。萬論千經。縱橫受用。一段辯才。壓倒大衆。定交方外。一別九年。再見似黃面老子。依舊說教說律說禪。指望他一口吸盡西湖水。卻成火裏打秋千。季札挂劍于徐君之樹。吾亦說偈于老師之前。師豈遂無知耶。當亦盱衡而爲余欣然也。

鑑堂昕老贊

咄這老頑頑于石鐵。喝倒又起。棒打不殺。急裏翻身。當機便撥。若教撾鼓說禪。也會七七八八。咄。把似口羅舌沸。何似耳聾眼瞎。

瑞巖益老贊

鋪席多年欲捲收。又攜一錫海東頭。雲門不絕僅如線。命脈有人能續不。

涂毒策老贊

涂毒已化。一絲不挂。誰模其形。強爲描畫。是見佛便呵。見祖便罵者。我銘其塔。已成話霸。更要注脚。我則不暇。爲此老從來顛蹶。不知今在何許。而精爽猶爲可怕也。

雪菴瑾老贊

俊辯不窮。靈臺無比。菴空無人。雪消成水。若道成水。流轉未已。一點洪爐。永超生死。

英老眞贊

豎起硬脊梁。論交鐵拄杖。栖雲菴中。若將終身。十字街頭。蹴踏龍象。大地一變。直教寸草不留。大廈將傾。敢將一手扶當。翩然去之。遠隔風浪。維摩示疾。幸得無恙。且須留取這老古錐。要與住山人作箇榜樣。

壽上人眞贊

年甚高。業甚茂。火冷雲深。松枯鶴瘦。對鬼神而獨說。有翻河之辯口。人望爲大道師。終不出一隻手。邁祖風之高絕。挽末俗之卑陋。求之吾鄉。蓋前有顏聖徒。而今見此山之壽也。

瞻堂遠老眞贊

少識師于柯山之菴。晚見師于靈隱之南。荆棘林中吞栗棘蓬。觀堂深處見古瞿曇。雲歸列岫。月印寒潭。眞圓悟之嫡子。而杲風之同參也。

圓覺菴澄師眞贊

清淨緣深。塵勞念絕。雖見比丘尼身。有古貞女之潔。居然是圓覺菴第一代住持。更不須橫說豎說。

偈頌

雙峯二偈

莫把資深兩處尋。此心心外更無心。道人欲問資深話。自得元無古與今。

道非身外亦非中。左右逢原作麼逢。遶寺尋山無好處。不知門外有雙峯。

新昌石佛

費盡三生心與力。造成石像一百尺。相好端嚴具足尊。五采黃金妙裝飾。道不是佛卻不得。若道便是也不得。上盡層樓卻下來。何曾見得眞彌勒。

游金焦兩山以雨而輟

余沿檄行浙西。冒秋陽之暴烈。漕河絕流。日有焦槁之歎。至京口假舟游二山。適是日風雨大作。江頭尤甚。豈俗語所謂平生不賣漿者耶。回城道中。因憶本長老金山偈。戲續其韻。

金山寺裏山。焦山山裏寺。風雨勸我歸。也省兩頭事。

本長老金山偈云。水裏有塊石。石上有箇寺。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

跋惠峯詢老所編類海

古德手段決裂。剝地破。變地折。說道不立文字。未免橫說豎說。草菴文字太多。只爲老婆心切。若不作恁麼看。將謂多口饒舌。

題老融畫彌勒

乘風欲去東南。回頭此意誰參。當時蹉過足菴。卻來攻媿同龕。

戲贈怡雲平老

深山中拔出閒身。鬧市裏尋得靜處。相逢了白話三通。那箇是末後一句。不因聞所聞而來。不爲見所見而去。嶺上白雲君自怡。何時許得同龕住。

送清道者住投子山

一鉢一衲一丘一壑。非去非住。無相無作。一腳踏著投子機。不被旁人輕摸索。

戲題珪老借菴

莫道菴子是借底。只你也是借將來。勸君莫作來生債。盡底還他亦快哉。不知當初問誰借。至今久假而不歸。畢竟還了方是了。卻須還我未生時。

次仲舅韻寄拙菴

涵秋古澗落珠旒。幾欲相將作勝游。芒屩未穿心已嬾。不如莫莫且休休。明月堂前玉几山。倦游雙徑卻來還。舅甥相與成三隱。城郭山林等是閒。公居山外我城中。不見成疎見亦空。要是歸來當一見。待攜藜杖訪支公。

莫把坐忘成坐馳。歸來須是識眞歸。壺簷投盡無人拾。澹坐藤牀風掩扉。

送雪竇壁老住雪峯

雪竇移將住雪峯。兩山雪色本皆同。莫言此去八千里。明月往來含太空。

游雪竇雙塔。登雲篇有懷海印雲老。

來禮二師遺像。小立雲簷一餉。欲見德雲比丘。卻在別峯頂上。

金粟本老領優婆塞衆求寫選僧堂三大字。示以數語。

行者堂中選僧。衆僧堂中選佛。人道是我卻不。不如莫待僧伽梨。便與豎起脊梁骨。大丈夫休汨沒。一粒爆起冷灰豆。十分鈍似遼天鶻。赤腳踏透祖師關。神錐擊碎精靈窟。君不見、盧能只在碓坊前。解道本來無一物。

題壽居仁獨說圖

向來八萬四千偈。舌端辯才若翻水。山空月落說向誰。不如出口入吾耳。當時受者亡是公。烏有先生子虛子。我卻曾見語錄來。祇有空空數張紙。

題壁老笑菴

笑甚底。笑甚底。若要笑時笑殺你。說夢夢中。洗泥泥裏。頭上安頭。以水濟水。箇箇一般。滔滔皆是。我也要笑來。終不欲開脣露齒。

題宏老空谷

君看空谷自然空。聲有洪纖應則同。正爲中虛聲自應。莫將應處做神通。

昕老自號鑑堂。來住盧山。山中先有鑑堂。

鑑堂來住鑑堂中。兩鑑相磨只一同。要是非堂亦非鑑。但見寂照含虛空。

跋涂毒與惠老偈

我銘師塔而不識面一瞻頂相爛爛巖電橫說豎說不待饒舌涂毒一聲百獸腦裂

次韻伯父與心聞偈

紹興二十四年伯父帥維揚時在郡齋見所與心聞一偈慶元六年昕老示及眞蹟恍如隔世敬次舊韻

法器何妨待晚成一朝點鐵便成金拽開鼻孔力無限坐斷舌頭功更深揚子江頭言在耳靈山會上笑傳心自憐鈍質無香氣四十年來只似今

汪耐翁以最首座十玄談見示

十首玄談已贅疣勞君頭上更安頭若還又有九百漢葛藤相纏幾時休

題龍眠畫西域聖僧

放兩不借曇雙足自在在心機在目默然深入不二門不知師唱誰家曲

戲答益老寄方竹杖

瑞巖益老寄方竹杖書云不可削圓也一笑又舉大德拈起拄杖全得這箇力話謂攻媿下語下得一任提持下不得奪卻作麼生區處快道快道

家家竹杖只圓光此竹如何得許方削得團欒無可笑驀然奪去亦何妨咄哉得力處不在這箇

答東山一老二偈

卽心是佛本無難。錯卻絲毫隔萬山。知有毗盧五千卷。誰能分寸費躋攀。

閉門深坐日知味。無限好山都懶游。城裏山中俱是隱。江湖不若兩忘休。

送一老住廬山歸宗

久向東山捲藏經。鬼神推出舉軍驚。從來要去廬山住。好就山中過此生。

啐啄同時不偶然。史君提起正當年。向來鬧市難行道。今日人天聽說禪。

千古名山大道場。止因賦重遂荒凉。後之君子誰能弛。試向山前問老蒼。

歸宗法窟寖湮微。拭眼餘風靡孑遺。法鼓一聲精彩變。要如光弼用軍時。

廬山面目非難識。橫嶺側峯皆是眞。若待出來方識破。不知何用箇中人。

題庠老頤菴

下震上艮。下動上止。分明兩片口脣。包著許多牙齒。禍自此出。故以言語爲戒。病自此入。故以飮食爲忌。庠者、養也。頤者、養也。名庠而住頤菴。知他養箇甚底。直待呑卻栗棘蓬。更與吸盡西江水。莫問這邊那邊。都是一箇道理。

題慈溪張氏坐化頌

慈溪董君之妻張氏坐化。作頌云。有身有苦。無身無礙。撒手便行。這回自在。柏泉諸人稱之爲下

一轉語。

苦是自苦。有誰縛汝。礙是自礙。非身爲害。既知一物本來無何待。行時方自在。

書全無用語錄

全公無用。無用之用。生前已自無用。死後葛藤何用。雖然如是。善用者必自有用。不善用者不如勿用。試問大衆如何則爲善用。有時拈起一枝草作丈六金身。有時把丈六金身。卻作一枝草用。

跋正法眼藏

正法眼藏。當時滅卻。那得許多落落索索。問著則差。答著則錯。喝也喝不住。棒也打不著。妙喜更得工夫。時與下箇注脚。休休休。莫莫莫。若要拈花微笑。底事不二法門。也低一著。

攻媿集卷八十二

祝文（案）原目此卷前有致語十五首・上梁文四首・勸農文三首・合爲一卷・已缺佚無存・又有青詞三十四首・別爲一卷・疏文九十六首分爲二卷・大率道場祈醮佛寺功德求僧募緣之作・今竝刪去・

温州修大成殿祝文 教授

殿久弗葺。隳蠹日甚。神像在茲。懼將壓焉。易敝從新。飭工伊始。恐驚神靈。不敢不告。

台州謁廟祝文 通判

東嶽行祠

泰嶽以膚寸之澤及天下。功利之在民物者。何止一邦。鎒佐郡此來。伏謁祠庭。巖巖之瞻。邈在天外。神聽則近。尚其顧歆。

靈康行祠

惟神之祠肇于永康。而靈響之著。盛于台城。乃崇寧元祀。曾祖來守。以神之陰功聞于朝。是以有仁濟之封。鎒佐郡此來。所以事神者。何敢不肅。祇事之始。先款祠下。靈康之謁。少俟朝夕。惟神其鑒之。

諸廟

州之民、吏治其明。神理其幽。神之血食于此既久。功利之及民者深。鎒佐郡此來。祇謁祠下。吏之事不敢

不勉惟神其陰佑之

靈康正廟

王之威神震于一方疫癘雨暘罔不禱禳昔曾大父來守海邦列功于朝侯封有光鑰茲叨佐州祇敬靈饗歸然祠庭襟山帶江千載喬木鬱乎蒼蒼再拜致謁肴鮮酒漿願廣陰佑保綏此疆十雨五風豐年穰穰吏責苟逃神賜敢忘

辭廟祝文

先聖

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鑰未知道而願學焉羨員此邦所未厎于戾者夫子之教也今去矣敢敬致辭然夫子之道無乎不在鑰之心亦嘗無乎不勉蓋夫子之廟可辭而道不可須臾離也

諸廟

鑰贅倅此邦首尾二年年穀順成無蝥無害神之福吾民者如此而吏之被賜也尤爲不貲今去矣祇拜祠下非敢邀福于身願神之福吾民者千載猶今日也

温州謁廟祝文知郡

先聖

夫子之道萬世所尊夫子之尊萬國所共鑰頃嘗分教今十五年奉釋奠之舊儀葺大成之廣殿茲叨假

守。尤仰師尊。夫子有言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鎗雖不敏。請事斯語。惟夫子實鑒之。

諸廟

永嘉內外百神。咸著靈響。（祠山云。惟王威德。著于東南。創祠此邦。民已受賜。海神云。惟王勳業。冠于唐室。威德著于是邦。）鎗頃嘗客授。祈報屢矣。茲焉假守。獲共香火之奉。今歲旱災甚廣。獨吾州有年。神之賜厚矣。國家張官置吏。凡以爲民。祀典所載。亦惟有功于民者祀之。秋氣方中。炎炎然以風濤爲憂。愁霖未止。願亟開霽。以全農功。鎗不敏、竭力以祗王事。惟神有以相諸幽。則吾民其庶幾乎。祗謁之初。敢敬以告。

祭酺神祝文

惟周禮族師之職。春秋祭酺。鄭康成云。蜂螟之酺。慶厥之制。有蝗蟲則祭。熙寧議臣欲每歲春秋行禮。終不果行。乃閏五月丙戌。以蟲螟爲害。祭以致禱。賴神之賜。隨即衰息。茲富晚禾秀茂之際。又有食其心者。士民以前日之靈異來請。不憚再瀆。復舉斯典。詩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而況明神見之禮經。著之祀典。專職於蜂螟者。吏不敢辭其勞。神其不倦于應俾田祖之神畀之炎火。以全歲事於垂成。不亦休哉。

辭廟祝文

先聖

嗚呼。聖人之言。可寶萬世。而況吾夫子集大成而又拔其萃者乎。夫子之言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鎗不肖、試郡以來。伏謁之始。固嘗請事斯語。黽勉萬一。由是得二年之間。田里相安。

今去矣、敢以展謝。四五年間、十脩釋奠之禮、顧瞻廟庭、不忍遽去、若拳拳願學之志、又非止乎此也。

諸廟

惟明神福永嘉之民、民之謹奉香火於茲有年矣。鑰試郡此來、荷神之休、凡有禱祠、無不響答。今歲尤幸、十雨五風、以迄康年、晚禾闕雨、不免煩濆。秋高氣清、忽霈膏澤、豈幺麼能動神聽、蓋千里之幸也。吏之撫民、不過二三年、鑰拳拳此邦、無異鄉社、今去矣、既謝靈貺、神其加惠斯民於無窮哉。

工部加贈焚黃祝文四首

國家歲事於南郊、大賚四海、鑰以叨列朝籍、贈先考爲中散大夫。嗚呼、惟樓氏世有積德、衣冠相襲、既百三十餘載矣、自曾大父金紫而下、階官至朝議者三人、俱不及生登五品、我先考歷任幾一甲子、謹廉周密、始終無玷闕、官薄益高、壽七十有六、而束於新制、乃今而後得之、仲兄既不勝喪、遂不得同致卹典、焚黃九京、追痛罔極、伏惟昭鑒、敬承寵渥。

鑰伏自淳熙十四年七月、假守永嘉、辭拜墜下、聖朝恩貸、勤及泉壤、先君贈典、乃至於八、前四者固嘗燔黃以告矣、今皇帝登極、已而鑰遷秩中奉、又遇明堂大禮、累贈先君爲正議大夫、今者、鑰由權吏部尚書丐郡得婺、按故事以請、于是遂有正奉之贈、歸掃松楸、淚沾宿艸、敢以四告、併侈上恩、惟我先君、位不稱德、積慶流衍、十年之間、寵渥踵至、不肖子鑰蒙被遺澤、年除歲遷、寖逾分量、幸逃譴訶、得遂一歸、皆先君之賜也、尚惟祗服命數、以佑我後人于無斁。

惟皇帝御宇之四年親祀南郊霈大澤于天下追榮之恩普及泉壤嗚呼顯考積厚流光鎗不肖祇服義方憑藉陰佑幸不墜門戶以爲先君羞十有四載之間告第燔黃至是而九茲敢以宣奉大夫之命薦于塋域顧瞻松楸音容如在尙惟歆鑒式綏龍渥

伏自嘉泰三年郊祀大禮考加贈銀青光祿大夫妣加封安康郡夫人恩命未頒顯妣遽棄諸孤憂苦摧割未遑葴事去歲天子宗祀合宮又贈考金紫光祿大夫妣安定郡夫人嗚呼顯考捐館于今二十有六年告第之典至十有二今既視秩天官追蹤曾祖顯妣克享上壽石窌啓封至再至三康寧考終洊更大郡餘慶所暨燕及孫曾世受國恩存歿俱幸惟是奉顯妣色養之久近經初忌又首行燔黃之禮鎗等不勝哀慕之劇謹併以四告三黃展儀塋下

移長汀菴祭告祝文

三代幷陪葬位

鎗等罪逆酷罰母氏大寧郡太夫人汪氏傾逝伏自淳熙十年先考葬于長汀祖菴之後是時卽議少遷冢舍因循二十餘年茲以母氏卜日合祔移菴于左敢先奉祖考神主于享亭庶免斤斧工役驚動神靈俟新菴之成復還廟室伏惟鑒察密賜陰佑俾大事克修鎗等不勝哀痛感激之至

先君工部

嗚呼先考之葬二十餘年矣體魄安靜子孫蒙休久議遷移祖菴不敢輕易天禍我家母氏大寧郡太夫

人以正月九日棄諸孤攀號擗踊痛割何極鎗等忍死力貧已豫卜十二月八日丙申奉太夫人之喪祔先考之墓將以此月二十二日丙辰解屋填基伏恐驚動神靈先于今日設祭昭告惟我先考默相大事使區區孝誠早遂素志永奠二親九原之居不勝悲痛感激之至卽典將殂燔黃未果寒食之節以凶服不敢墓祭挂旛追薦併惟歆鑒痛吾母之不及見也

土地

先祖少師之葬建立菴舍今八十年其鎮安松楸保佑存歿惟神是賴茲以母氏大寧郡太夫人之喪將祔于先考光祿之墓豫卜吉日遷菴于左方伏恐有冒明神謹用昭告奉神位稍就西廂俟工役訖事別當築室安靈永祇香火惟神鑒察尙陰相之

畢工奉安神主

長汀建菴垂八十年物各有數撤而新旃顯考之藏安康合焉惟此舊基實蔽新阡忍死竭力徙于東偏土木初興神主告遷茲焉訖役奉以言旋載棻新位敬書揭虔捨舊從新憑依永傳佑我後來慶系其綿

鄉校奉安先主祠堂祝文代工部

惟我曾祖以古學起家不務仕進退而教授鄉校一時名公橫經授業最爲盛際里人推本文風之所由興相與祀于學久矣近又請于郡願徙祠東序以致尊尙之意郡太守欣然從之遂爲四明美事衰族預有榮焉粤子孫不敢以是勤鄉曲身任其責堂宇一新像設嚴備其率子弟祇拜祠下以妥先生之靈世

蒙餘休懼弗克稱繼自今歲時瞻敬其勉進學業惟孝惟友以庶幾先生之風以無負里人之意惟先生其鑒之

立皇太子祭諸廟祝文 以下代遣州守

皇帝惟宗祓之重豫建太子以固國本爰推恩沛惠綏萬方凡郡國大小之神有功及民者命長吏咸致敬焉惟神廟食茲土法應得祀謹涓吉辰 一作謹遣某官奉酒醴牲牢以薦馨香神之聽之相我千里之民自今無或有旱潦疫癘之災仰以答上之賜俯以爲邦人之休顧不在茲乎

海神廟祈謝祝文

祈雨五首

惟神相唐若旱作霖精爽凜然廟食歲深民以旱告吏實疚心潔齋致禱罔或弗欽顧沛膏澤視古猶今庶幾歎愁變爲謳吟

海邦之民神所勞驕陽傷農下無告吏實不肖心是悼三日再瀆神勿躁旱魃既虐風亦暴吹雲使醞氣不冒平疇良苗日就燥安得上天陰雨膏神兮至靈隨所禱牲牢馨香敢忘報

夏旱致禱神既應之驕陽復興實慙再瀆暑氣日甚嘉穀將槁吏無所告惟神是求願爲甘露迄成歲事靈應益彰報敢後哉

頃歲夏旱秋而得雨農功雖失尚收桑榆惟今之災秋晚未已千里內外日以告病間有火驚無敢安處

麥不入土。後日可憂。濱神再三。顧豈得已。願爲膏澤。拯此疲氓。三時務農。以神爲命。雨暘不若。隨禱輒應。農事既閒。人亦少休。旱暵告病。惟神之求。連雲而居。甘井枯竭。宜寒而燠。疫癘將孽。神茫斯民。尚聽禱祈。三日之霖。拱而竢之。

迎神像行道祈雨

旱災致禱。雖日造于靈祠。甘澍愆期。意尚虧于舊禮。願同佛像。周歷郡城。列處黃堂。慰萬衆瞻依之切。悉裒緇侶。盡六時諷唄之勤。庶神力之益彰。俾雨師之速應。人所欲者。神其聽之。

謝雨四首

夏旱而雨。功歸于神。神安厥居。蓋亦未幾。秋陽爲虐。于于復來。不以爲濱。而不我聽。三日之澤。如響應聲。苗興勃然。一稔可待。神之賜也。敢謂偶然。敬拜于庭。神其來格。

神居是邦。民之司命。曰雨曰暘。來禱必應。亢旱既久。千里告病。迎處黃堂。用彰禮敬。人心惶惶。神實來聽。以陰以雨。不俟雩禜。肅神之歸。如初之迎。揭虔妥靈。牲酒斯盛。或言海氣。則風之證。祈佑農功。俾終有慶。

秋日亢陽。正此無告。海風助虐。其何以堪。吏之不德。不能銷去。精祈未既。靈貺已昭。神之愛民。若父于子。隨禱而應。是焉可誣。尚請于朝。以伸陽報。

旱災之餘。人心爲恐。雨小不應。千里嗷嗷。所不甚恐。惟神是恃。衙公精爽。凜烈如生。膏澤所霑。闔境告足。率屬來謝。其敢不虔。尚冀時若。以沴稔歲。

祈晴一首

惟神廟食之久于民有功曰雨曰暘調護無爽吏政實愆致此陰沴雨雪不已欲耕未能怨咨無告惟神是賴毋以吏故而害于民廓清頑陰使遂開霽吏敢不勉重爲禮羞

春耕欲雨多則告病人既無厭神亦難應然念此邦倚神爲命淫霖未已陰沴日甚嘉種不蘖汨于深寧東作苟失曷爲農慶日在甲子占匪休證驅斥雨師惟神之令有禱于茲神其來聽

謝晴

春霖太甚良農病之吏求于神日俟嘉應上勤宵旰德音四野曾不淹辰廓清氣翳回視四野物物昭蘇神實相唐功著千載燮調之妙又及我朝曰雨曰暘尙期終惠

祈雨雪

惟茲東嘉歲事屢愆神厚其賜書大有年農隙而旱敢瀆神聽泉竭麥枯人亦告病歲云暮矣煖然如春又恐疫癘重困吾民玄雲溶與密雪交下益以霢霂潤及原野是在明神不勞餘力倘終茂之何以報德

謝雪

冬温不雨爲嗣歲憂致禱于神靈應如響微雪欲作先集于霰報神之賜庸有旣乎

發海舟

郡祇天子命遣巨艦數十艘由海道以戍四明惟神廟食此邦靈應如響願陰相之俾往來鯨波如乘安

流無有驚畏則所以報神者敢怠哉

禳謝颶風三首

永嘉災荒首尾十年今歲之稔近所無有時暘時雨神賜實宏秋霖未已害我穡事積陰之久或致颶風窮民易驚愁嘆相屬垂成之賜唯神是依驅除雲師使見白日風伯退聽鳴條不聞倘終惠之其敢忘報魯有爰居止于東門展禽曰今其有災乎是歲也海多大風先事之占有可信者此邦歲苦颶風邦人畏甚春有飛雪以秋爲期暑雨未休深恐馴致惟神靈響千里具依是用祗謁祠下豫罄叩禱曰暘曰雨神已佑之于前其終惠之沱我穡事

吏實不肖無功于民神曷庇之隨禱輒應反風之感雖曰偶然如神之靈答貺昭甚震風淩雨一日掃除祗謝祠庭其敢不恪

龍女廟祈雨祝文二首

旱潦有數天實爲之千里之潤神實司之歲以旱告將困吾民天高難諶用求于神幽蟄奮起霈然膏澤俾成豐年何以報德

靈貺在民朝食久矣靈雖不渝祠則甚圮旱禱未容或其在是吏職養民視飢猶己神相于幽休戚共只願噓玄雲沛澤千里何以報神葺祠舊址丹青相輝棟宇豐侈神之聽之誓有如水

二龍潭請聖水祝文

歲以旱告。靡神不舉。百穀方仰于膏雨。神龍猶臥于靈湫。爰遣屬僚。脩郡故事。仍將緇流。諷唄致禱。挹彼注茲。雖曰聖水一勺之多。賦靈于中。端如泰山膚寸之潤。三日之霖。時于此乎求之。神尚肯來。慰此渴望。

迎四龍王行道祝文

深山大澤。是生神龍。旱魃爲灾。迎之幽宮。聖水一勺。神在其中。甘霖未施。吏罔措躬。旗旄幡幢。往從紺容。願驅妖沴。回祿祝融。願呼羣靈。屏翳豐隆。尊居黃堂。指麾成功。膏雨浪浪。黍苗芃芃。策勳而歸。報神何窮。

巾子山龍潭請聖水祝文

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然惟神龍所居。則膚寸之雲。雨輒應之。郡苦亢旱。祈禮之禮。徧于羣神。雲出相望。膏澤未下。竊惟巾子山一郡之望。眞龍之所居也。謹命縣大夫修敬靈湫。勺聖水以伸誠禱。願興雲霓。祐以甘雨。以慰渴想。以蘇千里。以示神應于無窮。不其休哉。

九龍潭請聖水祝文

神龍之居。實爲靈山。旱憂吾民。神不得閒。從人之來。奮起幽蟄。來卽公堂。杯水可挹。玄雲四興。千畝含滋。爲此澤者。非神而誰。求之于初。萬目所矚。于以將之。其敢不肅。神乎既居。願安幽宮。節宣雨暘。相予屢豐。

平水王禱旱祝文

亢陽爲虐。方憂誠禱之未孚。故老有言。始悟靈神之在邇。謂護國通天之號。有濟民惠物之功。比歲以來。幽祠寢廢。既上雨旁風之未免。何西廂東序之足觀。雖吏民已謹于祈禳。而守宰久愆于禮敬。旱既太甚。

咎或在茲聞之惕然其敢寧止爰陳菲奠來謁明靈伏願矜小己之寡閒憫斯人之無告沛乎百里之潤爲之三日之霖誓率耄倪益謹牲牢之報且令棟宇聿觀輪奐之新

郭先生廟祈雨祝文

維茲斗城先生卜之歷千百年民用安之亢陽有禱神又聽之廟貌之崇後其圖之

祭勾芒神祝文二首

正月惟閏既望始春甘雨霢霂土膏墳興祀牛于門協氣是迎司我稽事惟帝與神歆此菲奠用介豐登

維時發春盛德在木帝實主之神實輔之酒祀土牛用介稽事其尚居歆以迄康年

春賽諸廟祝文

惟神功利及物廟食此邦維暮之春聿修歲祀涓辰致潔徵福于民神之聽之惠我無疆

畢文簡公祠堂奉安祝文台州

興國之初台爲王土擢公朝行首綰郡組宣暢皇風蠲除虐賦去歷華途爲公室輔遺愛一方美談千古君子人歟章聖天語迺昔尤侯建祠鼇宇遺像未設闕典思舉傳之番易冠佩容與道貌睟然爭先快覩鎔去二百年叨繼前武敢曰尚友庶幾趨步于以奠之揭示儀矩曰士曰民惟敬惟慕

鄉校序拜奠謁祝文代鄉人

先聖

夫子于鄉。恂恂爲先。鄉人飲酒。後杖者出。正月之吉。敬拜殿庭。退序長幼。仰遵聖訓。茲與鄉人飲酒以齒。謹以清酌薦籩式陳明獻。

兗國公

惟公亞聖。苦孔之卓。非禮勿動。不改其樂。願言歸之。敬拜于學。茲與鄉人飲酒以齒。釋菜于先聖。謹以薦籩之禮。配陳明祀。

鄒國公

學以明倫。孝悌具申。徐行後長。舜予何人。鄉黨尚齒。遺言是遵。茲與鄉人飲酒以齒。釋菜于先聖。謹以薦籩之禮。配陳明祀。

攻媿集卷八十三

祭文

孝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同侍從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有一月戊子朔十五日壬寅具位臣某等伏覩哲文神武成孝皇帝靈駕發引臣某等謹于道左恭陳薄奠攀慕龍輴臣等謹泣血頓首死罪言曰恭惟尊號皇帝道全德備仁熟義豐列聖儲休承藝祖神明之胄中興垂統紹高宗揖遜之傳亶超今冠古之資妙旋乾轉坤之略高出百王之表規恢億載之圖若孝德之大成蓋聖人之未有永惟四海之養仰奉兩宮之歡以萬乘之尊躬行舜慕以三年之久親執堯喪釋神器以不疑事慈闈而盡禮方且凝神泰極介壽無疆乘飆馭以上賓攀龍髯而何及千官號慟兆姓悲摧茲當同軌之期既庀因山之役臣等叨塵班列夙荷生成痛靈駕之莫回俯濤江而欲濟同傾丹悃敢薦芹誠臣等無任號天摧絕哀慕感切之至臣等泣血頓首死罪謹言

祭龔參政茂良

嗚呼哀哉先生之生殆不偶然先生之用人則望焉先生之貶自古有此先生之亡則天道亦不可知矣嗚呼哀哉尚何言哉聖度如天斥者多還使先生少須臾毋死且少北矣而何朝露之遽先嗚呼禍福之

變。處之晏如。疾在血脉。而居非人之所居。以馬伏波之壯。猶不堪飛鳧之墮。況愛嬌埋玉之痛。雖有鐵心石腸。能無動乎。斯人也而有斯禍。茲非命夫。茲非命夫。鑰受知先生十有七年。出入東閣。託身陶甄。既驚嘆于云亡。又哀夫父子之相隨于九原也。聞旅櫬之言歸。愧生爲之闕然。向風一慟。有淚徹泉。

祭謝樞密（廓然○同寺監丞簿）

丹丘之境。上應泰階。名德輩出。未躋公台。惟公特起。抱負奇才。遇事風生。游刃恢恢。一言寤主。風雲壯懷。含香蘭省。裁豸柏臺。言聽諫行。天顏屢開。青霄直上。富貴鼎來。洪樞運動。大政參陪。謂當自此。麴蘗鹽梅。天乎不淑。梁壞山頹。上意震悼。生榮死哀。某等叨列周行。屢登翹材。劍佩儼然。公安在哉。乃列斯殺。乃酌斯罍。矢辭一慟。我腸九回。

祭王丞相（淮○同郎官）

嗚呼魯公。氣備才全。結知三朝。運逢半千。紹興之季。已任諫垣。歷歷中外。再歸日邊。巍巍壽皇。尤急親賢。知公日深。擢之邇聯。憂國孜孜。愛君拳拳。無喜無慍。不黨不偏。若不勝衣。似不能言。臨機輒斷。得君最專。愛惜名器。避遠勢權。旁求髦俊。坐鎮浮儇。其崇如山。其澄如淵。宰輔七府。十有四年。彌縫藏用。海内晏然。縟儀大典。奉以周旋。無器可名。靡勞弗宣。經綸未究。精力未愆。名遂身退。來歸林泉。舜亦命禹。龍飛御天。甘盤舊學。盡歸帝前。上意傾屬。虛左待旃。嗚呼。慶門多故。天命不延。嬴博痛念。風木悲纏。竟不勝喪。一病弗痊。兩宮震悼。四方驚傳。某等叨列郎吏。久與陶甄。絕望衰衣。阻拜新阡。敬以菲奠。遠致几筵。矢哀以詞。

有淚如川.

祭羅樞密點

嗚呼.天之生才.足用一世.如公之生.爲國之瑞.氣勁而和.色温而厲.立登要津.以學自致.年不可及.衆推大器.亹亹九遷.逼以富貴.而公謙虛.得寵思畏.樂善貪賢.惟恐弗至.公爾忘私.力挽時弊.憂深思遠.語輒歎赦.論事剴切.無所顧忌.退省其私.不改端粹.謂如若人.宜居大位.上以舊學.眷寵尤異.擢貳西樞.望以經濟.才五浹旬.一疾而逝.天胡不仁.孰主張是.賦以宏才.登之兩地.乃遽奪之.哀哉殄瘁.平生無玷.俯仰何媿.母方遠歸.子不及侍.公之齎恨.有此一二某等仕同班列.情均兄弟.同寅協恭.相勉忠義.比日扈從.尙得聯騎.一宿九原.驚悼喪氣.潭府方新.賀弔相繼.矢詞寓哀.痛哭流涕.

祭趙觀文彥瑫

惟我朝之天族兮.分銀潢于仙源.極富貴于承平兮.盛人才于瓜瓞之緜.仰高帝之子孫兮.固龍種之不凡.惟我公尤爲傑出兮.掇儒科于妙年.初小試于簿領兮.騰政譽于瀛壖.葺水利于不朽兮.兩舟之濟人不知其幾千.由宰縣以佐郡兮.聲名上徹于細氐.阜陵畀以三輔兮.藹遺愛之流傳.上不畏于強禦兮.下撫恤于黎元.鉏積蠹之狡穴兮.伸累載之幽寃.將使指于諸道兮.振風采于兩川.一介不輕取予兮.信廉勞之弗宣.出藩入從兮.擢文章之邇聯.當紹熙之末年兮.鯁論至于駢肩.公實領袖于時髦兮.心鐵石而愈堅.劇羣情之危疑兮.方憂夫杞國之天.發大計于丹衷兮.皇天后土實臨.公之一言.彼頎梁公之取日

兮謂咸池與虞淵未若公之善斷兮定策于萬衆之先進忠謀于長樂兮又從容于平勃之間覩大明之繼升兮措世于泰山之安無官可以酬公兮視政路之清班偉君子之勞謙兮推勳名而弗專望蜀道而再登兮兼制閫于帥垣服袍帶而攜琴龜兮追軌躅于趙張之賢方讒邪之競起兮若蜩螗之羣喧馳睿旨于萬里兮俾書龍飛之末與顚陷宗臣于罔測兮將于此而求旃孰知公方平心直筆以進兮無一語之黨偏守陪都之管鑰兮歸佚于棹閒緡萬書以自適兮若將終其身焉痛妖孽之肆行兮哀凶鞠頑而盜大權又妄興于兵端兮致塗炭于三邊公雖身在外兮切憂時而拳拳豁天地之開闢兮更漢化而改弦起大老于海濱兮詢黃髮而罔愆屈故事而不得共政兮爲帝師于經筵俄引疾以告歸兮返錦里而名全猶薦賢以報上兮又開東宮之新編曾經濟之未究兮忽一疾而不痊邦國爲之殄瘁兮惟我十倍于哀纏悵登門之雖晚兮幸接武于甘泉頃丐外而投閒兮亦來問舍以求田登百尺之樓兮十載奉公以周旋約五日以往還兮澹若水而無間然酒三行而棻再戰兮望之者或以爲仙時抵掌以劇談兮若相和之篪壎忝賜環之同日兮祖生先我而著鞭我方困于沈病兮尚踡踧而蹣跚陪露門之進讀兮又聯鑣于九閽公既扁舟而東下兮謂將相隨而出關乃匏繫而不得去兮徒尺書之翩翩謂獨居而無偶兮幸蚤歸而毋留連荷公之心相知兮夢日繞乎故園何天之不慭遺兮棄塵區而蛻蟬念吾母之寔罗兮公之賜及乎九原感二子之受知兮正禮舉于後而公山舉于前縶龍門之高峻兮殆吾父子之宿緣何雲翰之未乾兮驚身世之遽遷寄薄奠于纁帷兮慘東望之風煙尚乞身以挂冠兮期執紼于南陽之

吁。相距纔四歲兮。亦豈久于人寰。爰矢心以致辭兮。灑哀涕之潺湲。

又葬事

惟公操厲冰霜。忠貫日月。東西惟命。險夷一節。求之古人。蓋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功成不居。棹閒道尊。更化還朝。進讀露門。人望所歸。尚秉政機。難進易退。竟歌式微。送公江干。欲隨出關。匏繫于茲。夢寐故山。寄聲促歸。相從暮年。我未得去。公已登仙。疾不及問。喪不得慟。尚期執紼。少展悲痛。抗章乞身。六請未俞。聞公窀穸。哀不足而媿有餘。亟遣長孫。往致芻奠。東望佳城。老淚如霰。

祭趙侍郎 粹中

嗚呼。惟公族系。盛于山東。貂蟬風烈。衣冠所宗。建炎南渡。名勝昂顒。源深流遠。古今貫通。父子兄弟。師友磨礱。惟公問學。俊氣如虹。詞場策勳。雁行雝雝。一登朝班。雅望已崇。上嗟見晚。眷意日隆。年除歲遷。龍飛雲從。容臺道出。蠙坳儲宮。琅闈批敕。仇然獻忠。天官銓綜。姦弊一空。論議從厚。古人追蹤。遇事敢言。執節始終。煌煌藝祖。配天其功。東向之議。公論所同。引經據古。昭若發蒙。言雖未用。後當折衷。出守池陽。吏凜民雍。白茲倦游。冥冥飛鴻。僧坊蕭瑟。暮鼓晨鐘。人不堪處。公方沖融。卷不去手。圖書橫縱。顏筋柳骨。翰墨尤工。一觴一咏。其樂無窮。四明尚齒。猶存古風。雖有鄉老。亦賴寓公。公居其間。俯首鞠躬。人化其德。事之滋恭。慶霈既頒。盡還故封。宜對宣室。自茲登庸。胡爲小疾。藥石弗攻。一朝傾摧。如千丈松。某等辱居里閭。許入社中。登臨獻歌。樽酒從容。回首不堪。頓失兩翁。遺像儼然。素髮方瞳。有酒既旨。有殽斯豐。公乎來乎。

淚如奔洪。

祭莫侍郎　叔光。

嗚呼。國之用賢。夫豈易然。成德如公。而壽不延。稟資中和。宅心靜淵。決科者三。其勇無前。朝行恂恂。似不能言。義有不可。論正而堅。壁水道山。杜史掖垣。揚歷清華。斤斤十年。直如朱絲。思若湧泉。簡知益深。擢居右銓。進也未央。何疾之綿。方將引歸。朝露忽先。一子秀發。衣鉢有傳。公固無憾。人誰舍旃。矧如我輩。俱忝官聯。不見幾何。邊驚蜕蟬。相率來奠。尚陳豆籩。公能來乎。有淚如川。

祭陳閣學　居仁

惟公少馳雋聲。晚以文鳴。德望寖隆。俊偉光明。海內孰不知仰。而知公之深者。非至親不得其眞情。蓋公之性資。渾然天成。如渾金與璞玉。器用莫得而名。故人知其坦蕩蕩。而不知其日用之矩矱。人知其無不可。而不知其胸中之渭涇。其治郡也。但見惠利之及物。而孰知鋤姦之若談笑。其立朝也。但見文章之經國。而孰知獻納之出于忠誠。以是舉世稱其長者。士夫以爲儀刑。周旋五州。有衰之愛。盾之畏。出入四朝。有惠之和。夷之淸。嗚呼。人不爲不知。而知之不盡。才不爲不用。而用之未盈。可以穆天綷而謀王體。可以運樞極而秉鈞衡。於皇孝宗。知公至矣。謂使是人而坐廟堂。自然安靖而和平。大哉王言。大用之意已形。天胡嗇之。殊遷之命。交臂而失。十年外庸。身益遠于昕廷。皇上趣歸。既及帝京。衆心顒顒。謂今必用矣。而一疾困之。身欲進而不能。君門咫尺。而成萬里。舟欲至而風引去于蓬瀛。奉祠而歸。人已觖望。猶庶幾復

起而爲蒼生。豈知到家纔越信宿。而千丈之松已傾矣。親黨爲之慟哭。遠邇于焉嘆驚。天蒼蒼而難問。遂將埋玉壁于泉扃耶。鍊生長外家。少公九齡。挹叢桂之芳潤。攀紫薇之餘英。相與事諸舅如諸父。而中外親密。如一門之弟兄。卒不款于情話。徒追痛于幽冥。朗朗百間可以安享于上壽。乃不得一日之寧。登虛堂而進拜。悵遺像于丹青。銜悲送公。鬱鬱佳城。舉一觴而致奠。不知涕淚之交橫也。

祭史敷文 瀾正

八行之孫。三公之子。術業傳家。公實是似。小試詞場。再拔其萃。才名已昭。所欠一第。入丞大農。蘭省攝事。持節擁麾。所至可紀。太師年高。貳卿卽世。相公煌煌。惟公是倚。拂衣賦歸。一則以喜。周旋數年。先意承志。一旦執喪。不堪哀毀。寄窀穸之奉杖而後起。遂抱沈疴。忽若蟬蛻。使假歲年。顧何止此。嗚呼長才。蓋棺已矣。某等託契素深。游從晚歲。持憲者五。邊隔生死。存誠觴豆。茲乃來祭。感今念昔。相向出涕。

祭王侍御 伯庠

嗚呼。公之學術。能世其家。公之操履。終始無瑕。出遇聖明。風雲千載。正色立朝。棨戟不採。退居里門。善刀而藏。天子念之。起殿大邦。夔子萬里。蕭然一舸。尙無圖書。安問蜀貨。一來東嘉。益見眞淸。愛民戢姦。郡政向成。公病已侵。公志益壯。孜孜于民。以至屬纊。閭里相弔。老稚涕洟。正人云亡。善類嗚唈。依精爽如生。尙歆薄奠。奉公之喪。不敢不勉。

又 同官

惟公少年有場屋聲晚登霜臺四方威名出入蜀門清節著稱凡我士夫想望典刑一聞公來奔走出迎待人之謙與人之誠相顧歎仰如見古人孰不自勉以事父兄郡政一行風采已新庭訟無留日益精明恂恂拊摩薰然慈仁時濟以猛宿姦震驚博洽諒直如劉更生剛正廉介如宋廣平此眞吏師所願奉承盛德如公宜百其齡天胡不仁奪我老成飲泣巷哭嗟嘆相聞矧在僚吏若何爲情卮酒未酹悲涕先傾

又　路祭

嗚呼公之來兮雙旌紛馬輿兮往迎公之去兮丹旐慘千里兮相弔曾日月兮幾何樂何少兮哀多欲攀轅兮執紼變歡謠兮悲歌嗟若人兮宜久蹇何爲兮中壽巷哭兮失聲紛雨淚兮如溜設祖祭兮道周奠罩杯兮泣柩瞻望兮弗及此恨兮何究甘棠兮峴碑尙千載兮不朽

祭薛寺正　季宣

嗚呼天之不佑斯文耶如公之道學而施不昌天之未欲平治耶如公之宏才而用不彰議論之醖操履之剛根六經而貫百氏聞徵言而蹈大方破千載利欲之謬妄掃諸儒章句之披猖蓋書無不通事無不練一話一言皆絕人意表橫騖別驅窮極幼眇而究其旨歸貫之以一初無相去之尋常施之政事著之文章眞所謂不見其短又惡知其所長者也斯人也而不及中壽福善禍淫之道奈何乎蒼蒼嗚呼公之聲名海內所尊然形之于外者不苟徇乎衰俗之見蘊之于中者人亦莫究其所存故不知者以爲徒剛而已爾而知之者亦惟稱其直諒而多聞知公之深不過幾人言之則大而似夸矣尙何言哉相向而哭

失聲者。蓋嘗登公之門者也。卮酒之奠。相與悼善類之不幸。一哀而出涕。又何止爲薛使君而已耶。

又 辭靈

鑰登門最晚。受知獨深。人之云亡。百身何贖。解組東去。莫預執紼。英爽如生。諒歆菲誠。知己之報。嗟無及矣。尙行所知。毋羞九原。淚盡辭窮。嗚呼哀哉。

祭鄭龍圖 伯熊

嗚呼。和氣生物。本無偏頗。惟公之生。得之者多。德量淵澄。而不見其涯涘。性質玉粹。而不勞于琢磨。其形于文也。渾然天成。而上軋于周漢。其進于道也。怡然理順。而深探于雄軻。與之游如在春風之中。登其門如入泰山之阿。是非至明。而涵容不顯其迹。進退至切。而雍容不見其他。至于莅官則有不惡而嚴之風。憂世則有哀而不傷之意。發而中節。茲又皆其所以爲至和者也。外庸旣積。物望采重。是當羽儀天朝。登進法從。獻納論思。而格君心。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何皇天之不憖。忽兩楹之奠夢。仰絕識之超詣。豈死生之能動。惟慈母之垂白。反銜哀而擗踊。雖行道而心折。矧爲公之伯仲者耶。某等登門最久。涉學昏瞢。時摳衣而請益。或執經而折衷。聞公之亡。相與嗟痛。喪不得束芻而酹。葬不得執紼以送。馳菲奠以寓哀。徒向風而一慟。

祭呂太史 祖謙

嗚呼。才難之歎。豈謂凡才。治不如古。亦云久哉。思得一人。庶幾于此。才非不多。未知孰是。必也學窮本源。

行有根柢古今貫穿而守之以約規模宏大而不遺其細議論正平而得事機之要人物兼取而無愛憎之累表裏如一俯仰無愧若人者夫然後退可以爲後學之師表進可以居朝廷之大位覬斯民之小康抑吾道之不墜惟公其人歟胡爲抱道而不得試也嗚呼天之生公其亦甚難而不易賦之德而嗇其壽誘其衷而不使伸其志蓋天子欲用而公已病病不可以有爲矣臥家優游尚足以矜式于一世何疾困之宿昔而逝嗟此數年凋喪善類天乎天乎又奪吾大賢是眞可爲痛哭流涕者矣某等登公之門嘗聞餘論之一二顧平時師仰之不暇尚何敢知公之所至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抑公其人也相與設奠而哭以斯文是豈曰吾徒之私意也耶

祭呂寺丞　凝之

嗚呼澤甫百夫之特學博而通文麗以則雅量鎭浮長才辦劇妙齡世科幕府婉畫乘邊二年日著聲績分符閩風再登上國入奏帝前漏下數刻論事袞袞濟以亮直康節之學茫昧莫測君得其傳若數白黑往古來今可驗可索上意嚮合動容歎息曰卿毋行其在予側俾丞外府始有朝蹟雁序橫飛家聲赫奕行且用矣何喪之亟向也聞君才氣無敵迨入脩門已見病色惟我同僚得友三益每懷私憂勉親藥石戊辰之朝末疾俄得徑走君家已云易簀嗚呼天奚以才而壽之嗇祕此絕學不使究極樽酒論文談笑翰墨俯仰之間已爲陳迹岷峨西來萬里泛宅今將安歸行道嗟惜難兄乞州經紀甚力庶幾孤嫠同此休戚鑰定交雖晚義深匍匐遇哀一慟涕淚如激

祭從舅汪刪定 大癖

嗚呼惟舅甥之間兮固曰至親粤我之于諸舅兮有異于他人蓋生長外家兮非一朝一夕之積公亦依于伯父兮自齠齔而爲羣飛黃著鞭兮媿駑馬之弗進一日千里兮悵奔逸之絕塵無詩不酬兮無樽酒之弗與琢磨至切兮亦游焉息焉而是均迨公之鼓篋上庠兮我亦繼薦于鄉老喜南宮之接武兮相與賜第于楓宸情好益篤兮幾類于同氣年不相遠兮亦忘其分之卑尊仕于百僚之底兮氣出萬夫之上小試以事兮無不關于細甚之聞逢此百罹兮凡三仕而三已鼻間栩栩兮眇軒冕于浮雲不負臨賀兮反貽怒于柄臣引經諏律兮又以激僚友之紛紜卷懷于家兮志則在于當世沈酣經籍兮益以探聖賢之深醇進于朝兮可以使藜藿之不採居于外兮可以使功利之及民投以所問兮惟明時之所用此公之所自許兮人亦以期于君忽奇禍之作兮眞出于意表曾一指之傷兮害右肱之屈伸驚一世之英兮奄蓋棺而事已紛孤嫠之叫號兮何蒼蒼之不仁嗚呼鑒裁至高兮不以我爲不足語詞章之雄兮若謂我其可以與于斯文顧憂患之沈迷兮荷撫憐之日至登公之堂兮君今其安存望丹青之圖像兮何精神之逼眞念一息之千古兮不知淚涕之沾襟翩飛旐之南征兮今其已矣言不成章兮尙何問于穹旻

又 同鄉人

嗚呼景孟天賦奇倔少小孤立氣已英發一登上庠徑挹簪笏讀書俊偉如千里之駒遇事敏強若遼天之鶻知已在朝聲勤魏闕當夷途之欲驤驚霜蹄之屢蹶浮湛里閭中不自屈方且橫騖藝苑深探理窟

冀此生之有用。恥修名之泯沒。雖矯矯亢亢。高視一世。而和之者寡。然揆之公言。顧豈非明時之人物也耶。況復穎廣頤張。生有奇骨。音吐洪暢。辭條豐蔚。充其所養。塤壎劇敵。何奇疾之遽嬰。禍乃生于所忽。迨親友之及知。則已蓋棺而竟歿矣。嗚呼。今而後里有疑謀。孰爲之析理于茫昧。事有難辦。孰爲之應變于倉猝。此士友之所痛。而以福善禍淫。欲歸之于恍惚者也。家四壁立。夫將安施。孤嫠一慟。行道傷割。某等義篤金蘭。契連瓜葛。悲埋璧于黃壤。攬寒涕而執紼。嗚呼景孟。精爽何之。尚能聞此言于髣髴矣乎。

祭姜總管

惟公生長京華。起自戚閈。積習富貴。遭時多難。乃能奮身。自喜吏幹。天資精敏。儒雅飾緣。治絲之棼。解繩之亂。投以劇繁。談笑立辦。結交老蒼。衆口爭薦。中外筦榷。所至增衍。郡國韜鈐。足當一面。五十餘年。宦游不倦。晚而退休。雍容閒宴。爲生有涯。雅意作善。結廬百間。藏書萬卷。蘭玉秀發。簪笏輝炫。外臺薦書。上閣賓贊。寓公寄客。如公者鮮。壽幾八帙。鄉閭歆羨。胡爲沈疴。奄如露電。嗚呼。中原戰氛。陸沈亦縣。開元舊事。于今幾見。承平王孫。少日更練。靈光一荒。有識相嗟。某等里社從遊。交情戀戀。歲月侵尋。驚此物變。曰樽曰俎。曰饌曰餟。矢哀以文。有淚如濺。

祭劉宜人　王台州母

猗歟夫人。婉嫕靜專。生自名族。嬪于太原。夫人之夫。學行推賢。樂善好施。餘慶綿綿。夫人之子。壯歲旒旞。高牙大纛。名郡蕃宣。相夫一心。教子三遷。綵衣斑斕。孫曾滿前。慈祥愷悌。舉無間言。五福兼備。富貴俱全。

丹丘赤城。版輿輕軒。壺彝婦則。誰其比肩。自奉愈約。執謙愈堅。待人愈厚。奉佛愈虔。一語不妄。一言不偏。坦夷眞醅。得全其天。少疾考終。忽如蛻蟬。壽開九帙。尚何憾焉。某等託在鄉曲。又忝姻連。升堂進拜。于茲有年。慈容如生。望之退然。設奠矣哀。涕洒潺湲。

祭史宜人 太傅女兄

惟靈八行之孫。拾遺之婦。孟母之賢。共姜之守。古稱五福。其一曰壽。夫人尤盛。年帙開九。惟我魏公。視姊如母。唐楊愼於兄弟友愛。事姊如母。躬率四弟。備極孝友。俱登高年。世所未有。六老成圖。夫人稱首。慶事方隆。疾已在膝。進粥燎鬚。醫禱趨走。夜半訃聞。悲哽心疚。恭惟此風。俗可歸厚。女壻乘龍。芝蘭俱秀。終始哀榮。何憾何咎。某等出入相門。于茲歲久。薄奠薦羞。淚落巵酒。

祭族兄心上人

惟我鼻祖。四子俱賢。仲生先生。衣冠蟬聯。曰伯叔季。仍居奉川。旣富且庶。後乃日朘。人物彫零。賴有達源。天乎不淑。朝露溘先。壽雖已穹。惜不少延。達源之生。俊氣騰騫。使其起家。必收青氈。少從釋氏。白業精專。結交老顏。直與比肩。曰律曰教。又參枯禪。說祖正令。室中機緣。通貫一理。如珠在穿。旁及百家。覃思鑽研。纂言記事。細大不捐。出其緒餘。翰墨詩篇。流傳江湖。聲價愈喧。世晚寖薄。空門亦然。耕而鹵莽。乃芸人田。耳剽塗說。妄夸眞詮。行有說空。誑欺人天。惟師高蹈。得味中邊。或勸出世。如墜諸淵。先君愛重。挽之使前。陳義甚高。萬牛莫旋。我倅丹丘。來游萬年。欲與同車。往尋祇園。曰無累我。徒驚林猿。踏遍勝境。徑歸海壖。

孤雲悠悠。獨鶴翩翩。念之意消。望之若仙。詩晚益工。節窮益堅。一鉢一衲。遂以終焉。我媿晚出。最辱愛憐。家有書種。俾其力傳。名節器業。俾其勉旃。我恐不稱。服膺拳拳。師棄塵世。其猶蛻蟬。有骨已灰。無銘可鐫。敬書梗槩。以贊遺編。茗盌三酹。淚下迸泉。

祭謝雲臺傑

嗚呼謝公。人物之英。爰自上蔡。斯以道鳴。繼以大參。又有列卿。文獻奕世。不殞其名。惟公巋然。見謂老成。文如綺錯。辯欲河傾。誘掖後進。糾合宗盟。高懷骯髒。不以事嬰。漫仕委順。浮湛半生。一丘一壑。自喜獨清。永嘉名邦。來爲郡丞。關決之餘。名流合幷。風流醞藉。至今有稱。然諾不侵。自主門庭。有如不肖。一見心傾。忘年許交。語必盡誠。去秋末宦。寄徑赤城。衝熱遠臨。握手通情。黃山密邇。詩筒屢賡。自言多病。懶入帝京。慨然奉祠。欲爲此行。冀幕府之裨助。望前輩之典刑。喜而不寐。日聽先聲。苟孤縱之未汰。當倒屣以逢迎。訃音忽聞。心折魂驚。痛斯人之云亡。傷耆老之彫零。覽翰墨以猶濕。乃遠隔于幽冥。亟馳菲奠。以寫中扃。望東山以興哀。尚髣髴其來聽。

祭周通判　去非

嗚呼直夫。而謂止于斯乎。始雖同登。各天一隅。余分郡符。君方憂居。間至偃室。退公之餘。講易談元。爲之躡躇。劇論世故。發蒙砭愚。再仕嶠南。備歷崎嶇。代答一書。曲盡錙銖。倘不忘遠。當有取諸。前宰劇邑。赫然有譽。遇事不苟。動有規榘。憂患熏心。篇志弗渝。渢然自憂。求方于余。謂當良已。乃終弗除。抱負不凡。有衡

不祛。曾是半刺。僅得緋魚。近傳短牘。周姓言孤。啓緘恍然。乃君遺書。死生大矣。何其舒徐。揮翰寄別。其言穆如。數五十五。尙明堪輿。明月淸風。猶能自悟。通乎晝夜。晏然不殊。嗚呼直夫。而又何慽乎。下交私情。驚愴欷歔。對客三誦。淚與之俱。淨光東麓。遙望故廬。矢哀以詞。奠之生芻。

祭陸提刑 洸

陸氏家聲。源流雲間。左丞儒宗。振于陶山。大漕徙鄞。及見盛際。雙椿偕老。八龍列侍。公尤秀出。三薦漕臺。漫登膴仕。益展長才。荊門擁麾。課最上徽。孝宗一見。畀以華節。斂散得宜。流殍再生。就陞憲車。刑期無刑。大獄株連。平反甚勇。煩言俄興。公不爲動。得請祠庭。賦歸翩然。士師辨明。卒如公言。宏遠之業。卷藏退處。卜居斯成。生計楚楚。里社相從。期公長年。小病困之。卒隨逝川。窀穸有時。來致菲奠。矢哀以詞。有淚如濺。

祭趙安國 鎭

惟君孝于奉親。友于羣弟。自信淳直。澹乎世味。心計有餘。能振其家。乃築新堂。不陋不華。優游卒歲。足以自適。忽焉已矣。天乎莫測。靑山滿門。寒梅滿坡。公則云亡。傷如之何。喪此善人。鄉里嗟惜。舉觴一酹。涕淚霑臆。

祭張梅州 祖順

嗚呼。刺史爲千里之尊。人生以五馬爲貴。苟仕宦之平進。率以次而馴致。今之士夫。孰不爲之。何于君而獨不以畀。公之才足以辦劇。其嚴足以戢吏。折獄則敏于片言。理財則優于心計。謹于奉法。銳于立事。此

眞良二千石之選也。而屢得屢失。得又不久。終不得以行其志。自宰龍游。政聲甚美。擢守武當。時方壯歲。既而數奇。三仕三已。往倅番禺。薦牘交至。就秉一麾。謂自此升矣。而遽以不起。予之早而奪之屢。引之深而窴之于烟瘴之地。是果有司之者耶。豈造物小兒之見戲也。嗚呼。蹤嶺來歸。川陸迢遞。一家纍然。行道隕涕。矧鄉黨之素交。而同社之深契。公之將行。開樽盡醉。曾歲月之幾何。而舉觴以爲酹。靈其來乎。庶知此悲痛之意。嗚呼哀哉。

祭趙運使 善悉

公生于荆南。長于五嶺。與七閩。居乎樂成。卒于秋而葬于鄞。余與公傾蓋稽山。尋忝姻家。中雖屢見而莫從容于永嘉。望公自此嚮用矣。而送公之喪于啓霞。嗚呼是豈偶然也哉。惟公才具有稱。既敏而明。受知孝皇。擢窴列卿。謂宜持橐。仍尹神京。流離數年。起擁雙旌。飛芻江右。轉餉帝城。文母上賓。因山爲陵。公方力疾。辦護訖成。跬步要津。徑登西清。疾勢寖革。大命以傾。天子震悼。親黨嘆驚。夫孰知公。此理素精。悟死生幾如旦晝。知吾身之不可以久生也。謝醫卻藥。湛然中扃。爵祿在前。不復入于心。恩愛至重。不以關吾情。泊然長往。無物可嬰。然則公之自處者如此。吾黨亦何爲而哭失聲耶。鍥投分素深。齊年爲兄。爰設薄奠。以寫此誠。蓋一死一生。而交情乃見。余亦不知夫涕淚之縱橫也。

祭舒簽判 琥 通判璘

猗歟舒氏。何其多賢。昆仲飛英、俱自少年。西美元英。既已玉折于往歲。所賴以主門戶者。惟傳正、傳道、元

賈之鼎立而乃相隨于九原耶惟吾傳正負氣敢言晚對大廷直聲凜然止或尼之不至帝前尉于武昌恩威並宣日剖滯訟自以不寃五溪峒蠻動與戈鋋匹馬深入且諭且鐫投戈解仇羅拜馬前遠邇驚嘆咏歌四傳通籍金閨將宦閩川一疾困之遂至沈綿祠祿甫頒朝露遽先惟吾元質良知自天蚤登上庠受知南軒一日千里師友淵源學道愛人中心拳拳新安客授範模陶甄橫陽撫字吏畏民安私淑諸人春誦夏絃本思無邪貫三百篇處以治中傷哉士元嗚呼二公之亡也固無所憾于其身我之弔也傷吾今不復見此二人兄之于事如燭照而數計季之于人如熙然之陽春主盟義風聲至譽臻事無劇易人無故新鄉有曲直不于公堂而惟兄之愬人有叩請不之他人而惟季之親今而忽焉連璧沈淪嗚呼天之于舒氏何多予以才而不使究于用不予以利祿而強其名豈名者造物之所甚貴有非利祿之所能均耶我有疑慮從誰咨詢里有後生緊誰是遵悲夫傷哉靈輀有行雙旌相因薄奠寫哀豈吾儕之私情上爲清時惜此人物而下爲吾鄉痛二公之不得伸也

祭從兄少微縣丞

惟我大父二十餘孫列爲五家同出一門歲久凋零僅有十人兄爲之長又殞其身兄號秀頴早登成均謂收世科致身青雲留落久之始預搢紳數年之間爲尉爲丞介然自守不緇不磷歸而後病卜築湖濱奉祠香火女嫁男婚庶可佚老而疾已成抱疴視陰傷哉沈淪諸父盛時游宦頻仍禮智二院久矣比鄰廝家子弟情誼尤親讀書從師調琴相應方期晚歲杖屨逢迎幽明遽隔孤孑惸惸葬從其先遠日數旬

酌奠送行涕淚霑巾

祭李府君 奉化鄉人

東郭之外湖水清澈脩梁駕空霜筠茂樾居者何人如湖之清有矇君子隴西先生先生之家爲儒桑世上舍之孫香巒之弟仰屋著書其書滿家不偶于世鄉閭之華鶯鶴精神方瞳華髮望之儼然叩之斯發三絕韋編究極微言身則已矣此書當傳謂君百年後進承楷一疾困之無不傷駭原始反終旦暮死生書稱有繼何戀何營惟今來者非親則舊典刑之亡使我心疚窀穸有期來奠一卮哭者失聲先生何之

祭表兄馮耤田 端方

外門汪氏諸表森然惟我與兄始終周旋姻好桑世生又齊年嬉則同隊學則差肩惟兄敏悟得之于天加以篤學經史貫穿長而屬文思若湧泉俱從鄭師尤工賦篇鴻慶孫公一代儒先見兄駢儷歎驚屬聯得兄百韻報以長箋二文照映至今流傳盍登青雲操筆如椽命胡數奇場屋迍邅年及半百始沾賞延所至文鳴筆力翩翩詞人所長多工一偏兄備衆體詞妥意全間見層出左右逢原持之以謙似不能言晚尤清修一室罄懸久依相門賓主俱賢貴名日起益壯益堅擢居掌故進司耤田亭途伊始一疾弗痊薦紳嗟惜親黨涕漣兄我所畏猥先著鞭吾徒掌制娩在盧前極口贊揚未嘗舍旃喜兄欲達而乃忽焉纊帷咫尺欲酹無緣亟遣兒曹往陳豆籩矢哀以詞歷歷究宣言不盡意老淚如川